

竹
嬾
說
部

紫
桃
軒
雜
綴



下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6 0407B

國學珍本文庫

— 第一集第十六種 —

李日華(竹嬾)著

紫
桃
軒
雜
綴

襟霞閣主人重刊



中央書局總經售

1562604

紫桃軒又綴 卷一

櫛李李日華君實甫著

虞山襟霞閣主人重校

王獻之、謝安石、陶弘景、黃長睿、司馬溫公、晁無咎、張伯雨，皆善畫，不以畫行。然勝以畫行。或什伯倍蓰也。

蠻甌志。記陸羽令奴子採越江茶。看焙失候，茶焦，羽怒，縛奴投火中。余謂季疵定無此過。

范寬長江萬里圖卷。有人醉甕春酒甕二處。人醉言沒溺之多。春酒表其色也。

楊維禎之兄維翰。字子固。善寫竹石墨蘭。一時有趙彝齋。亦字子固。藝亦

相上下。

梅花道人學易。得於毗陵柳之驥。

黃公望。姓陸。出繼永嘉黃氏。

杜綰。號雲林。黃長睿亦號雲林。倪鎮號雲林。危太朴亦號雲林。

閩中有酒樹。卽椰漿。有肉樹。生子炙食之。

廬山清源池。生蓮花。大如車輪。雍熙中。張君房泊開先寺。望石巖瀑水中。得一瓣。長三尺。闊三尺三寸。

古者朝爵印文皆鑄。擇日封拜。可緩者也。軍中印文皆鑿。急於施用。不可緩者也。

閩中荔子將熟。有趨捷之禽。飛掠林樾間。瞬息可盡千百樹。名曰夜燕。古云。文章如精金美玉。自有定價。不容人愛憎抑昂。然以陸宣公主司。韓

昌黎應試。出不遷怒二過。題竟被黜落。後舉宣公復典試。仍出是題。昌黎仍錄舊作不易一字。宣公大加嘆賞。擢置第一。何軒輒一至此耶。

如臯志。淳熙中。邑人李嵩。年八十。看瓊花無歲不至。年一百九歲而卒。人有看花福者。又何患入叢之晚也。

韓熙載窮極聲伎之樂。其沉酣狎嫖。聞於李後主。後主令工就寫夜宴圖。南宋吳益王。逍遙山水。高宗命善畫者。躡而窺之。因寫冷泉濯足以進。二主二臣。其契密同。而所尚則有分矣。然總之遜唐文皇瀛洲諸彥也。

管子治齊。女閭七百。收其夜合之資。以輸軍國。此今日教坊花粉錢之濫觴也。

林君復得宛陵葛生。所茹筆十餘筒。云其中精妙者二三。用之如百勝之師。橫行楮墨間。所向無不如意。林書清瘦灑落。有雪鶴松猿之韻。想見葛生所

擅當以圓勁不滯爲勳耳。

人知女子有月事。不知男亦有之。凡人血氣隨月盈虧。月廓空。則人骨髓亦縮減。三日生明。又行進長。與海潮相應。黃庭經曰。出日入月精氣存。呼吸廬中以自償。或謂呼是日。吸是月。或謂左眼日。右眼月。俱非也。陽精潛於腎中。乘時上騰爲日。日所薰灼。百穀飲食之華。煉而成液。其晶芒煜煜者月也。日陽精。月陰精。人身陰陽之精減則病。竭則亡矣。內經痿論曰。筋脈骨肉。各以其時受月。則病已矣。受月者。受一月所長之精氣也。

李陽冰忘歸臺銘。篆筆細瘦。緣當時用活石鐫刻。歲久漸生。刻處幾合。石刻而復生。天下自有此一種物。亦息壤之類也。

費補之論書貴有節氣。畫貴有風味。畫之風味易知。書何以見有節氣。蓋謂會古融今。爽爽自運處。自備一種勁秀。不唯不逐時尙。兼亦不隨古人脚根。

轉耳。

子產字子美。東坡放魚詩云。不怕校人欺子美。註者疑誤指少陵。又欲竟易產字。陋矣。

唐裴勛呼父坦之爲十一郎。明皇不以天子爲貴。而自呼三郎。

大觀本草載河豚性溫無毒。豈所指別一物耶。

東坡得末疾。於毗陵顧塘橋孫氏。氣逆上。不能臥。晉陵宰陸元光以懶版薦。偃植以受背。竟據是版而終。後陸君之子。屬胡蒼梧德暉。銘而傳之曰。匪屏匪几。貽萬子孫。無曰不祥之器。夫以敬仰故。奪所畏惡於死亡兇殘之物。坡公何操。而得此於人也。

讀書有味。名曰染神。治心無垢。名曰脫黏。皆吾輩日用得力處也。

佛者談命。爲召命之命。如楞嚴經云。想中傳命。正以宿因感召之。然後得

生耳。照字從日從火從召。雖有火日光明必須具眼根者有以召之。方入照了也。

王暉種黃精。虎爲之耕。豹爲之耘。

葉石林住吳興山水幽絕處。終日聽泉弄石。讀書談道。晚而有得。慨然曰。自無知求有知易。自有知入無知難。其見解卓矣。

梁虞荔鼎錄曰。漢景帝鑄一食鼎。高二尺。銅金銀雜爲之。形如瓦甑無足。元帝初元元年。鑄一鼎大如甕無足。文曰黃帝膳鼎。章帝元和元年。於北嶽鑄一鼎。高四尺無足。文曰鎮地鼎。漢官儀曰。開陽門夜直樓上一鼎。文曰柱鼎。一足如馬蹄。秦樗里子作鼎曰智囊。亦獨足。今人寡陋。類以三足者爲鼎。見無足者以爲釜。獨足者以爲豆矣。

唐太白山隱士郭休。字退夫。有運氣絕粒之術。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。有

白雲亭。煉丹洞。注易亭。修真亭。朝玄壇。集神閣。每於白雲亭。與賓客看山禽野獸。槌擊一鐵片子。其聲清越。山中鳥獸聞之。集於亭下。呼爲喚鐵。退夫風度不遜盧浩。然惜無畫手。自寫林廬。若草堂十志。以遺後世耳。

辛酉冬得一硯。質溫而澤行。墨無聲三四前却而濃雲鬱然。按其形模。真唐硯之佳者。以左足玷闕。遂賤值而售於余。余銘之曰剖騰虹。削其足。蕩奇雲。坦其腹。寧缺而嶢嶢。毋寧全而碌碌。

西域人養羊供饌。旣肥澤。輒繫狼時一怖之。羊得怖。漫脂消盡。肉益美。北虜得良馬。日間小馳驟之。夜則繫前足。使不得跳躑。又緊其啣勒。令不能水草。如此旬月。浮臆悉去。脊背日強。雖日馳數百里。五六日饑渴不困。吾輩處林泉。逸居飽食。正須小勞以登涉。散以嘯咏。漱以清泉。苦茗空寒之味。以滌其昏鈍。卽文章翰墨。未嘗不貴多聞博涉。亦必濟以苦思。槁坐於虛寂中。索摸得些子。

方有自由分。不然則凡氣不斷。所謂漫脂浮臆。未除故也。

王燦在荊州登障山。見一岡不生草。曰下必古冢。其人在世服礬石。熱蒸出外故耳。又洛水不凍。亦以下有礬石。余嘗謂三伏置礬石。侑坐。望如積雪。可以消煩。今更知其性溫能辟寒也。

張邈踢在白嶽。遇雪積數尺。輒喜解衣裸臥其中。良久氣蒸蒸如炊。滿斛飯。見人來。伸縮自恣。大呼曰快活。余嘗密問之。曰至陰能感。至陽雪氣觸我丹火。相爲融浹故也。然上界真人亦雅重雪。謂之天公玉戲。

元貫雲石。號酸齋。風流跌宕。人知其工小詞樂府。而不知其歌行奇詭激烈。卽盧玉川、李商隱。不是過。且翰筆瀟灑雄崛。無勝國軟熟之習。余藏其筆。樂一歌。大出意表。歌云。雄雷怨別雌雷老。雲海鰲沙地無草。胡塵不受紫檀風。三寸蘆中元氣巧。微聲麟麟喘不栖。魑魅夢哭猩猩饑。壯聲九漏雪如鐵。酥燈

踏冷春風滅。神妻夜傳鬪醴杯。倒解崑崙飲腥血。紫臺雲散月荒涼。歸路人稀腔更長。

金華山中。人朱靜默。貽余木癭一。大圍五寸。高尺有咫。渾身齟齬。其頂菌蠢散敷。而復弇含。如苞如藹。中半以上。俱空色。若凝蠟。置之座隅。又似蹲猱。或云千年紫柏之根。精液滲結而成。余驗之。蓋道書所謂木威喜芝也。服之可以辟兵。今天下邊圉日急。羽書紛馳。此物之來。寧無意乎。余閉門摩挲。日娛弄之。

寒菊。十二月始花。枝葉皆柔荑。青翠燦然。榮茂於風霜冰雪之中。而略無悴色。亦異品也。萬曆戊午。見一本於丘元禮座隅。今忽有以此見貽者。江梅水仙。同置一几。三君子者。不唯歲寒交。可稱忘年友矣。

嶺南有梅無雪。塞北有雪無梅。梅雪相遭。空明妙麗。周遮僅千餘里地界。得之耳。然能拈條嗅蕊。挹爽吸清。令寒香沁腑。而又能爲梅雪吐一轉語者。宇

宙以來。竟幾何人耶。余昔倅江州。攝瑞昌邑。在荒江邃谷之中。逢迎絕少。衙退。卽手杜詩一編。坐後圃亭中。作詩人矣。雪中一絕句云。雲來庭樹暗。栖鴉鈴索無聲。吏散衙。獨立虛簷人不見。自團殘雪噉梅花。今余解組。日盤桓百樹梅中。而苦爲俗務所嬰。翻憶爾時意味。爲不易得也。

東坡先生。用李廷珪以下。至潘谷十三家墨。書杜詩十三篇。仍各於其下。箋名以玩之。相與品墨之次第。坡公鑒墨祕精。又手書杜作。此卷真墨竇也。竟不知落何處耳。

樂毅論。王著所書。李白狂草。葛叔忱所書。絕交書。李懷琳所書。大字蘭亭。敘。徐鉉所書。天地間僞物。亦有不可磨滅者。

予至江州。彭澤人獲鹿以獻。予蓄之郡圃。而爲之作歌曰。夕暘峰頭亂霞氣。驀澗飲泉衝暮雨。松風震薄如不聞。野笛一聲鶯散去。自從繫紲獻君子。文

章陸離角砥礪。廢圃秋深積葉黃。中有汙池容勺水。呦呦時作嘯羣聲。千巖萬壑知何處。主人固是山澤姿。誤落塵中亦如此。青鞵布襪浣泥滓。騎爾山中問園綺。安能抑抑長困簿書間。狂態發時無可語。此余初服官三月後所作也。人或疑其不情。乃今竟伸余志。此如破籬之鹿。跳入重雲。豈復可呼哉。

穆伯長自鏤韓柳集鬻於相國寺。有士人來酬價不當者。輒語之曰。但讀得成句。便以一部相贈。人知其伯長。乃引去。若在今日。定遭批頰矣。

梁蕭子顯著古今同姓名錄。有九張良。五韓信。四王敦。二王莽。三董卓。其他在隱顯間者無算。

漢書謂蔡邕無嗣。止一女。琰沒胡。曹操與邕善。贖還。嫁陳留董祀。然晉書羊祜傳。母蔡氏。漢中郎將邕之女。景獻皇后同產弟。祜討吳有功。將進爵土。乞以與舅子蔡襲。則邕亦自有後。非止生文姬一人也。每士友相聚。輒嘆中郎父

母妻妾。被傳奇家。溷亂。又寧知子姓。亦爲前後史筆紊乎。

濟源縣。北海廟前有兩池。東池。於每歲三四月間。能出物以應人求。遠近闐然神之。郡理潘希召。設端以窮道流之詐。因謂春夏之交。泉脈沸騰而上。亦偶然耳。而誕者緣飾以欺人也。

王屋山紫微宮道士陳性常。張三丰再傳弟子也。云三丰於正統間尙在。乃知淇國公捧香訪尋時。張自不欲出耳。

于闐國不殺蠶。俟蛾飛盡。始淪繭。中國以繭破不能爲絲。患其抽緒易斷也。然彼國中必自有法。若得譯而倣之。亦仁術也。

今人之簫。古尺八也。古又有二十九孔之笛。道書鈞天樂部萬種。其流人間者琴耳。樂調亦萬種。其流人間者。思一六犯工尺六字耳。

石品各有所擅。靈璧。以韻勝者。磬材也。端溪。歙溪。以質勝者。硯材也。大理。

鳳凰、以文勝者。屏几材也。瑪瑙、殷紅、透碧、以色勝者。器物裝嵌材也。若夫侑坐琴書之間。偎倚松梅之下。則多鋒峭之英山。多洞穴之林慮。多稜嶸之崑山。多礬頭晶瑩之玉花。將鑿而後合格耳。今人每得一石。不論何品。而輒標以平泉之名。寵以襄陽之拜。甚則頑然如礎。如礪。如礎如甃之物。而置之齋頭。用以誇客。我不知所賞。竟在何處也。

李肇翰林志曰。北廳前有花磚。冬中。每日至五磚。爲諸學士入直之候。李程性懶。至則日過八磚矣。衆因呼爲八磚學士。北夢瑣言曰。溫庭筠才思豔麗。工於小賦。每入試。凡八叉手而入韻成。蓋言其敏。今人作韻語。致詞林諸公。往往以八磚入詠。當由誤用磚作叉也。

霜匏爲樽。石竹斫杖。與我輩周旋。自足壯丘壑之姿。而洗金玉之陋。但有意搜抉。未必獲奇。一加炫飾。卽令嘔噦。昔吳少君拾一燒餘枯。祇作小鼎。用薦

沉水。少君歿後。仕族購爲珍玩。以其人重也。吳人周丹泉者。得一竹之老鞭。彎曲轉折。細莖纏絡。宛若蝦形。治爲拂柄。吳伯度得之。余爲銘其匣曰。竹頰棕髯。奮張疊疊。刪落枝葉。把握根柢。是以妙入清言之理。今伯度亡而此物竟不知落誰何手矣。

米元章謂書可摹。畫可臨。不可摹。蓋臨得勢。摹得形。畫但得形。則淪於匠事。其道盡失矣。

正德中。南城金魚。日食蒸餅白麵二十觔。御馬監小猴十隻。日食白米一斗。紅棗二觔八兩。獅子房二號。日食活羊一隻。白糖四兩。羊乳二瓶。醋二瓶。花椒一兩三錢。犀牛一隻。日食白米一升。猪肉二觔。鷄一隻。紅棗二觔。豹日食羊肉二觔。虎日食羊一控。惟猴以攪馬不睡辟害。不爲虛糜。餘則坐食尸素之畜耳。當與曠官蠹國者。併殺同驅也。

便面卽障面。類扇非扇也。東魏魯漫漢。遇楊惜。騎秃尾草驢不下。以方麩障面而過。方麩形如餅。而四稜以木爲之。見古圖畫中。

唐劉元濟。作魯後春秋。自哀公以後十二世。接戰國。

黃朝英緇素雜記曰。凡以麵爲食。具統謂之餅。故火燒謂之燒餅。水淪謂之湯餅。籠蒸謂之蒸餅。嬾真子錄。謂長命麵卽湯餅。則今人生子三日。治麵縷相饋。正是古人湯餅會。其來非一日矣。

海中蝦蟹之壳。堆塚埒壑。夜或有光。余一日。赴友人湖舫之招。旣暮。偶燭滅。盤饌中有數器。煜煜如螢火。燭來則滅。燭去復然。驗之。乃猪胃也。客皆駭然。余曰。此必新鹽所煮。海氣未盡耳。

五代楊永符。能草書。自號手怒。竹懶曰。驚沙振蓬。獐獸渴驥。與擔夫之爭。公孫之舞。嘉陵江之水聲。皆怒也。

李陵臺近在昌平。昭君青塚亦在大同徼外。

智永、王逸少七世孫。清畫。謝康樂十世孫。

元燕人王鐸。字振之。嗜石成癖。慕米元章爲人。以賂求爲襄陽令。號王襄陽。

宋王防禦者。號委順子。方萬里挽之曰。溫飽逍遙八十餘。稗官原是漢虞初。世間怪事皆能說。天下鴻儒有不如。聳動九重三寸舌。貫穿千古五車書。哀江南賦箋成傳。從此韋編鎖蠹魚。蓋防禦以說書供奉得官。兼有橫賜。旣老築委順堂以居。士大夫樂與之往還。世傳委順堂圖。蓋宋人筆也。而或附之趙榮祿。爲鮮于太常寫。吾不知其解。

寫梅、華光石室。皆以墨漬花頭。至楊無咎補之。始用圈法。鐵稍丁。槪橫斜。水石間。極有格致。嗣之者徐禹功、趙子固、吳瑩之、王元章、吳仲圭。元章雅自標

置。不輕爲人作。所作花繁簡任意。仲圭奇崛沉恣。務出人意外。余見其一幅。如三四寸蓄縮凍虺。一旁攢五六丁。止作二花。一在紙地勾圈。一就梗漬出。奇哉。可與余所藏一葉竹並珍也。

昔張湯爲小吏。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交私。乾沒。服虔曰。乾沒射成敗也。如淳曰。豫居物以待之。得利曰乾。失利曰沒。蘇鶚衍義云。乾沒之說。如陸沉之義。陸地而沉。不待水中也。乾地而沒。不在江湖也。余以爲皆非本義。蓋風日燥水爲乾。江湖沉物爲沒。皆暗就銷亡。不可究詰之意耳。

劉垂五香窟。吳香窟。盡種梅。粵香窟。盡樹巖桂。蜀香窟。栽椒。楚香窟。畦蘭。四木草。各占一時。餘日入麝窟。便足了一年。死且爲香鬼。竹懶曰。余則不然。以一膽瓶從事。遇芳卉。撻拾之。無冬無夏。常令鼻端旖旎。卽乏絕。姑誦少陵心清聞妙香以自塞。不使腦麝輩。一點污吾真韻也。

左傳亥有二首六身。按其文乃今隸書。又水經注臨淄人發齊胡公塚。得銅棺。棺旁有文。亦用隸筆。

古人飲酒。擊博爲戲。其箭以牙飾之。長五寸。箭頭刻鶴形。謂之六鶴齊飛。今六骰亦其遺意。唐人詩云。城頭稚子傳花枝。席上搏拳握松子。則今人催花商枚。唐已盡有之矣。

佛書西域作百味歡喜丸。漢武帝造百味旨酒。

石晉宦者廖習之。食量寬博。晉祖曰。汝腹中有五百斤鐵磨。虜中亦有藕。止三孔。漢人調之曰。省事三。

南華曰。齊諧者志怪者也。以爲志怪之書耳。然抱朴子云。雖有禹益齊諧之智。所嘗識者。未若所不識。則齊諧固人也。

薦璜璧者。以其物輕必侑。以玄纁皮幣珪璋渾厚。凝重無須他物。故曰珪

璋特達。

欲啓返性之途。則選用耳根。欲握煉命之寶。則凝注目采。故楞嚴云。聞思修。陰符云。機在目。

鼠壽三百歲。滿百歲則色白。善憑人而卜。名曰仲。能知一年吉凶。及千里外事。

枸杞一名仙人杖。一名西王母杖。一名却老。一名地骨黃精。一名兔竹。一名救窮。一名垂珠。

彭祖經曰。彭祖弟子青衣烏公、黑穴公、秀眉公、白兔公子、離婁公、大足君、高丘子、七八十人。皆歷數百歲。審爾。則長年果可學得。非由獨稟也。

黃衷海語云。占城之外。羅歷大佛靈。以至崑崙山。自朔至望。潮東旋而西。自望至晦。潮卽西旋而東。此又海中潮汐之變也。

鯀魚。蝴蝶所化。異魚圖讚云。浮玉之山。北望具區。茗水出焉。中多鯀魚。蝴蝶所化。列夔長鬚。

鰕魚一名石桂魚。

女丑山大蟹。其廣千里。

邑人嚴助有相貝經。黃子久有由拳讀書圖。

蟹蚌也。古者摩蟹而耕。故農振字皆從辰。

江鄰幾云。永叔書法筆最弱。濃磨墨以借其力。故知用墨。濃淡燥潤。得筆者無不如意。

顏魯公著述。有大言小言。樂語滑語。讒語醉語。皆不傳。

余倅江州。蘇弘嘉先生以司徒檄權稅江滸。一新琵琶亭。余爲作記。而先生手書鐫石。余記中語云。抑鬱潔礪之氣。必填閭沕之胸。騷牢憤懣之詞。必發

鄙庸之口。意謂樂天曠士。所謂淚濕青衫者。特劇情取妍。非衷語也。弘嘉嘆息以爲知言。宋夏英公竦躁進者。其詩曰。流光過眼如車轂。薄宦拘人似馬銜。若遇琵琶應大笑。何須收淚濕青衫。則又特以宦途羈束。而欲藉聲色以自快耳。非余旨矣。

象畏鼠。見地有鼠跡。終日不敢動。海語物產篇。載象嗜田禾。經旬數畝立盡。島夷縛孤豚於深樹中。啞啞不絕聲。象聞而怖。乃引類而遁。昔王威寧平兩廣。夷人遇象戰。因覓小豚數千縱之。象果披靡。人以爲豚類鼠。不知其聲。固象所素畏也。

辟珠。生南海椰子檳榔果壳中。堅如鐵。金銅不能損。名曰聖鐵。酢答。生塞北。牛馬腸腹中。堅白如石子。磨之可療奇疾。天地精剛之品。動植俱有。不獨鸞糞之有金剛鑽也。

榕樹千年者。其上生奇南香。

李方叔題關仝繪石云。石之立者。左右視之。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。石之坐臥者。上下視之。各見其方圍厚薄廣狹之形。筆墨略到。便能移人心目。使人必求其意趣。此千古繪石法也。得之者。唯東坡超然會意。若他人又涉擬議矣。

爾雅釋畜。犬子曰狗。釋獸。虎子熊子。皆曰狗。漢律捕虎一。購錢三千。其狗半之。然則所謂畫虎類狗者。亦未大懸絕耶。

琴士指甲薄。以僵蠶燒烟薰之。卽厚。

天啓壬戌。元日至十有三日。無日不陰。雨冰雪。戚友相過。皆噓呵瑟縮。無少歡緒。因發猛思。拉徐潤卿。汪玉水。同兒亨。過程季白齋樓。煮茗圍坐。出觀所購董氏古今畫冊。一一評賞。營丘古澹蕭瑟。趙大年對幅。一作近景。林樾環遶。

一陂陀岡。拾級而上。作苦茅廊房。通高閣。可以眺望。而下止沙岸平橋。不知何適。其一作遠景。平林漠漠之下。有三子母牛。一飲水。一伸項。垂胡瞪視。一蔽齧叢薄間。極有態。而隔水仍是半邊圮橋。或云。二輻相湊。然無接紉處。蓋蹟分而意合。當時直寫所到與所見耳。天真之趣。虛搏之。則散漫不屬。實據之。則逼塞可厭。妙處正在空實相構。有意無意間。昔人嘲大年守宗禁不能遠適。有所貌染。以爲定是朝陵回也。然妙境會心。豈必在泰山喬岳哉。蘇米輩直用相謔耳。非篤論也。王晉卿梧庭霜樾。四五碧梧。葉已脫盡。綠幹高挺。與石烟莎雨。共結空寒之韻。真奇作也。伯駒花溪漁隱。設色鮮潤。子昂青山白鷺。意象高華。朱鏡雪中驟網。種種纖備。黃子久蒼率渾成。董玄宰疑爲北苑。余謂未必。曹雲西。王叔明。倪元鎮。俱未確。皆玄宰所欲去而未能者。番覆諦觀間。遂令神情酣暢。如昔人暮春修禊。清夜遊園。各各滿志。無復陰寒凝沍之嘆。卽黍谷召和。不是過。

也。吾輩樂此。乃至不爲寒暑所困。豈復有疲厭哉。

婁東朱景春。瞽而審音。館程季白所。夜飲團坐。爲余撥阮。鏗鏘激撞。與杳渺之音間作。備極北音之妙。卽席賦贈曰。漸離矐目後。壯氣日填膺。鑄我鐵石腸。彈作金玉聲。勾聒變林鳥。琮琤敲澗冰。虞姬帳下泣。馬卿壚畔吟。雖作兒女態。中含烈士情。渾渾倒三峽。靡靡傾百城。常怪阮宣子。製器通靈神。婁江有朱翁。草澤潛養真。五音蕩滌具。聊用自屈伸。解散滿把珠。走瓦如建瓴。酒徒互狼藉。劍客罷戰爭。虛堂奏君技。颯颯風雨驚。百耳注一隅。擲抑萬廢興。頗疑易水歌。吐吞無此精。

文與可。世但稱其墨竹擅千古之妙。然其詞筆瑰麗。亦非秦黃以下人。嘗見其朱櫻歌曰。金衣珍禽弄深樾。禁籞朱櫻班若纈。上幸離宮促薦新。藤籃寶籠貂璫發。凝霞作丸珠尚軟。油露成津蜜初割。君王午坐鼓猗蘭。翡翠一盤紅

韎韜。卽李頎輩爲之。亦不過如是。固知風稍雪幹。灑灑騰空。皆從錦胸中躍出。斷非凡手腕可追者。余嘗與一友人論繪事。必在多讀書。初時溟滓其語。久乃相信。以其證入漸深耳。

占者用玉。自純玉外。有三等。曰驪。四分玉。一分石。上公用之。曰將。曰瓚。皆半石半玉。侯伯用之。惟天子得用純玉。今世所玩瓊瓊貝纒之屬。動曰三代物。而不知所謂純玉者鮮矣。

牛羊豕備曰太牢。但有羊豕無牛。曰少牢。今人呼牛爲太牢。非是。

唐人行卷治紙工。率一幅以墨爲邊。準用十六行。行不過十一字。此髣髴蘭亭款式爲之也。

房千里大唐雜錄。載春州土人。彈小琵琶。以狗腸爲弦。聲甚悽楚。今杭貧人婦女。日夜槌羊腸。作彈絮弓絃售人。蓋由羊狗腸。俱勁韌可用耶。

絳樹一聲歌兩曲。其一聲在鼻。黃華雙手能寫二橫。或草或楷。各自有意。壬戌六月。得七星泓硯一。乃七里灘卵石所琢。長幾尺。闊半之。額大小成七竅。受水遞注。面仍有渦處。以貯積瀋。時一濡毫。其稜岸兼可舐筆。蓋亦工之入意者。想由善書人指授爲之耳。摩挲如紫玉。間有綠窳。行墨若噓雲吐霧。硯之絕品也。余嘗兩度泊嚴灘。瀟石沙中。終鮮稱意者。今忽得之。喜悅何量。因銘四十字其函上云。昔有捉月人。酒腸出魄礪。千載蕩素沙。落落萬瓊瑰。獨此掌片玉。紫虹亘秋水。文匠斲削之。畀我箋琅蕊。時方用以注五千文故也。

洞霄宮生曲竹。可爲杖。余得其一。銘之曰。內證真空外。留節目嫌汝。太直不妨稍曲。

崇山、舜放驩兜處。越裳、周公攝政時獻雉處。皆以爲荒遠惡地耳。唐沈佺期集。有從崇山向越裳詩。其序云。崇山北二十五里。合水欹缺。藤竹明昧。有三

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。諸仙窟宅在焉。詩曰朝發崇山下。暮坐越裳陰。西從山谷變。北上竹谿深。竹谿道明水。山谷古崇岑。則其地不甚遠。亦不甚惡。而好奇探幽者。兼所慕尚也。然仇池多名泉。在楊難當羌地。蒙頂產精茗。亦在戎獍虺虺虎豹之場。度朔蟠桃。下亦有萬鬼出入。豈天下所謂積美者。顧嘗在積惡處得之歟。

余在江州。與言詩者董獻可。曹不隨。吳蘭郎輩。董癖苦吟。思尤清遠。別後每形夢寐。余嘗作秋林圖寄之。題句云。相思託秋樹。一葉墮君前。董得之。以誇於諸人。其不及者。往往嗛然於余也。後曹寄余詩云。望窮秋岸離離樹。何事庭無一葉飛。一時以爲佳話。

黃葉落葉。入詩最饒意象。然其源本於洞庭始波。木葉微脫。與亭臯木葉下。隴首秋雲飛。而唐人剪綴入律。具有情致。如黃葉前朝寺。無風寒殿開。又雨

中黃葉樹。燈下白頭人。又秋風吹渭水。落葉滿長安。又開門落葉深。又一葉兼螢墮。余江西詩句。有空山黃葉雨。淺澗白沙流。又寒山秋磬底。落葉夜燈前。又青山高士榻。黃葉老僧家。又武林大佛院。倚醉閣題句。石開黃葉徑。湖展白鷗天。自謂用得葉字頗穩。適暇日出。以質於黃葉頭陀。頭陀吟味再三。菀爾曰。初謂此物。堪止兒啼。不意被公拈得。到處解人頤也。

昔嘗見王伯穀詩。有松鼠墮枝輕句。意欣然喜之。邇於武林僧舍獨坐。紙牕曠日。忽一松鼠從簷瀏下。半墮而止。乃得句云。林光翻草蝶。牕影落松鼯。不知較王句竟何如也。

余爲陸伯承比部。作倚醉樓聯語云。樓當山好處。人在醉醒時。秦心卿云。此聯人競以爲述唐句。不知爲先生作也。余曰。昔人誦一鳩啼午寂。雙燕語春愁之句。於坡翁前曰。此先生詩乎。翁曰。乃唐人妙境。余安能及也。夫以坡翁之

才之美。且不敢冒居於唐。鄙句何足相混。直由觀者取其興致。而略其格度耳。蜜者。密也。精也。祕也。固也。草木得天澤土膏。抽其精英。以爲葩蔕。而花中浮豔。如粉如珠。又其精之精者。蜂掠取之。入窟穴。醞釀成蜜。其所處不容人窺。其王出入。滾成毬團。何祕如之。醫家製膏丸。用蜜調劑。蓄奇香者。以蜜養之。以其能固氣不泄也。鼎俎家蒸玉面狸。與烹黃雀。必先以蜜塗之。雖沸爍。而其膏不走。固之道也。酥者蘇也。枯燥乾結之物。以酥透之。則釋然融解。故蜜以衛內。酥以攻堅。二者皆神物也。嘗思天地陰陽神化之妙。寄於動植者。形體悉屬渣滓。而酥與蜜則渣滓中浮動之精英。譬之釋氏剖析色空。至隣虛一塵。二物者。亦神化之隣虛也。西竺持祕咒。必以酥蜜設供。意非無取。然余以爲人身雖落形質。亦自有神物如二物者。在靈悟者得之。以階神化也。何難。

繪事必以微茫慘淡爲妙境。非性靈廓徹者。未易證入。所謂氣韻必在生

知。正此虛澹中所含意多耳。其他精刻偏塞。縱極功力。於高流胸次間何關也。王介甫狷急樸嗇。以爲徒能文耳。然其詩有云。欲寄荒寒無善畫。賴傳悲壯有能琴。以悲壯求琴。殊未浣箏笛耳。而以荒寒索畫。不可謂非善鑒也。

右軍英毅卓犖。細玩則恬和典雅溢出。所謂金玉其相也。獻之非不俊邁。然芒采四射。如入寶中水晶矣。米南宮創意爲雲山。簡古蒼老。真有落墨成象之趣。數文卽小涉經營。其神渾身入水墨中。一一運出。令人得坐而索其蹊徑也。卽蘇明允文字。沉雄簡勁。如負嵎之虎。威震毛族。子瞻兄弟。乃若起而搏擲矣。然則此數公。卽藝事亦居然父子也。或者以子瞻超勝。不甘此論。余曰。釋迦不託體淨飯乎。顧淨飯所生者釋迦。釋迦所生者羅睺。羅耳。則承藉之厚薄。固有異也。

宋司馬待制。行色詩云。冷於陂水澹於秋。遠陌初窮到渡頭。賴是丹青無

畫處。畫成應遣一生愁。人皆賞其描畫。余亦有送人一詩。初非襲其意。而落句不得不撫及之。詩云。故人江上去。我登江上樓。江南花片雨。灑灑送行舟。棹入蘼蕪際。望窮烟樹頭。盈盈一段意。畫出使人愁。

今人於粉麵諸品類。目扁者爲餅。圓者爲丸。若古人則正目丸爲餅耳。東哲餅賦。有牢丸之目。又伊尹書。有籠上牢丸。湯中牢丸。則所謂湯餅者。蓋湯丸也。

茶正以味洗人昏思。而好奇者貴其無色。貴其有香。然有香可也。有辛辣之氣不可也。無色可也。無色而并致無味不可也。凡事着意處太多。於物必不得其正。獨茶也乎哉。

余每喜爲人作聯語。標署景物。雖率意所就。而時亦有一二可存者。錄出以備遺忘。彭澤柳洲綺練亭云。廬阜西懸。山色青連彭澤柳。海門東望。浪花白

到小孤潮。江州張侍御芙蓉樓。樓中頗蓄聲伎云。驄轡蚤凌蒼柏秀。鸞簫今伴赤松閒。譚聖俞讀書樓。樓對城堞。下臨圃云。萬堞晴霞開竹素。一犁春雨種梅花。徐德夫園水閣。左界石橋。面多沙樹云。柳枝沙岸曉雲綠。花片石橋流水香。武林大佛寺倚醉閣云。樓當山好處。人在醉醒時。又云。石開黃葉徑。湖展白鷗天。秦不欲醉山樓云。不貪眉向樽前綠。且貴眼從物外青。秦心卿善繪事。卜築幽奇堂。聯云。妙想幻雲壑。幽居真疊圖。又贈山中逸人雜聯云。倚壁藤枝雲氣在。橫牕松影月明來。硯影晴雲連秀野。茶香春雪沸寒潮。花枝滴露濡毫彩。竹葉分香到酒杯。

沈存中云。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蹟。唯樂毅論乃右軍親筆於石。而鐫之以爲家法者。昭陵之殉。亦以其石便於齎耳。後溫韜盜發。其石已醉。用鐵束之。皇祐中。高紳學士之子安世。爲錢唐主簿。存中就其家見之。末後獨一海字。竹嬾

十年前購得一本。正海字獨留本也。但其闕處。有斜書修字數個。蓋歐陽文忠公再拓本也。昔年於姑蘇韓氏。見一絹素臨本。相誦以爲右軍手書。可謂不識源委者矣。

世又以爲蘭亭入昭陵。正坐此帖之誤。蘭亭開皇中已爲祕寶。江都隨行。久付烈焰。蕭翼計賺之說。傳奇幻語。烏足深信也。

存中云。三館楷書。非不精不麗。求其好處。到死無一筆。世所傳樂毅論。正是三館楷書耳。

荔支去其宗根。用火燔過植之。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。如六畜去勢則易肥。而生息之用廢矣。

玫瑰玉微紅。色酣酣如醉肌。今人名花以加重紫。甚非所擬。此如詠雪而用赤玉之瓊。蓋爲解字義者少也。

周輝以惠泉餉人。患瓶盎氣。用細沙淋之。謂之拆洗惠泉。

汝窰用瑪瑙末作黝。當時止供御。絕難得。余倅汝。見溫揮使家一小罌。

邵康節居洛。宅契司馬溫公戶名。園契富鄭公戶名。莊契王郎中戶名。王不知何名。亦元祐間人。在今日。必有詭寄免科之誚矣。

宋供奉官陳允。監衢州酒務。鬚髮皓白。遇道者孫希齡與之藥。令揩齒。一揩而上髯忽黑如漆。禿首生髮寸餘。齒脫者隱如復生。但上髯黑而下髯仍如雪。不知何故。豈其藥止益督脈。而於衝任無裨耶。

老人給背有文如鮎也。兒齒乃鯢齒。齒脫再生細者。如鯢魚之齒。詩人狀物曲盡如此。

蔡天啓自寫平崗老木。備極沉鬱。又留餘地。倩李伯時作沙渚落鴈。遂作一舫子。載天啓以領其趣。竹癩曰。畫雖小伎。必須勝流同作活計。方無偏枯之

恨。所謂異手同心。金石絃管。沸然成一部鼓吹也。徐潤卿收得文休承與朱清溪錢罄室合寫藥草山房圖。混然無起止添接之迹。想見當時釋形怡真之妙。雖齊古人可也。

每見梁楷諸人。寫佛道諸像。細入毫髮。而樹石點綴。則極灑落。若略不駐思者。正以像既恭謹。不容不借此以助雄逸之氣耳。至吳道子以描筆畫首面肘腕。而衣紋轉掣奇縱。亦此意也。譬如劉項鴻門一燕。沛公子房陳平。無不循俛遜順。而無樊將軍噉生彘肩一譚。卽成死局矣。

宋中書門下省。及樞密學士院照壁。皆郭熙一手畫。中間甚有傑然者。唯學士院春江曉景爲尤工。

詩舍神霧云。日月不以晦朔食者。名曰薄。

杜詩玄壇歌云。子規夜啼山竹裂。王母晝下雲旗翻。說者謂是瑤臺之金

母耳。張邦基墨莊漫錄云。宣和間。中官陳彥和。掌禽苑。見蜀中貢一鳥。狀如燕色。紺翠尾甚長。飛則尾開。展如兩旗。故名曰王母。杜詩誠未易讀也。

王逢原假山詩云。舊山風老狂雲根。重湖凍脫秋波骨。語有氣。似劈斧卓立。

吐谷渾桃如大石甕。世所傳青田核。豈卽是桃所剖耶。

三茅真君云。天無謂之空。山無謂之洞。人無謂之房。山腹中空虛。謂之洞庭。人頭中空虛。謂之洞房。乃丹家嬰媧交媾處。

郭頌世語云。殷仲文讀書若半。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。今人乃謂管中窺見豹文之半。謬矣。

舒元興題唐人桃源圖云。烟嵐草木。如帶香氣。熟視詳玩。自覺骨戛。青玉身入鏡中。不知此圖出誰手。余以爲非摩詰不能當也。

杜甫云。文章有神。交有道。唯文章有神。故吾輩精采。藉以往來。形骸道里。俱不能間。世之勢交利交。其挽結不能若是之固也。觀元白蘇黃輩。一言一笑。一寢一興。悉如相對。大者與同出處利害生死。雖世之骨肉。不能踰者。非文章之神。有以挽結之。何能至是。

宋玉賦風有雌雄。師曠書雷亦有雌雄。春雷始起。其音格格。霹靂者。雄雷也。雄雷旱氣。其音殷殷。不霹靂者。雌雷也。雌雷水氣。

青城山上官道人。食松粉年九十餘。其言曰。爲國家致太平。與長生不死。皆非常人所能然。且當守國使不亂。以待奇才之出。衛生使不夭。以須異人之教。不亂不夭。無有異術。唯謹而已。大丈夫有意世出世間事。不可不深味其言。行行相值。莖莖相望。枝枝相准。葉葉相向。花花相順。實實相當。此無量壽經。所言天宮寶樹。非人世間所有。余昔年得見龍眠蓮社圖。實備此意。

壬戌冬孟得一蒼碧硯。大如胡餅。厚五分。池作偃月。背小篆半山齋硯元豐辛卯八字。殆宋物也。余爲作函而銘之曰。半山老人挾此硯著字說。竹癩攜以寫奇樹。俱不免橫生枝節。而竹癩於文無害。天啓壬戌十月竹癩銘。

陸務觀云。古鼎彝皆黃銅。今人得之地中者。歲久色變自應爾。今郊廟所製。乃用藥薰染作蒼黑。此何理。然則藥燒銅物。已起於宋。淺目者。遇銅器稍舊。必指爲三代。信足嗤矣。

東坡祖名序。故爲人作序。皆作敍字。

宋孝宗御用酒。名薔薇露。賜臣下酒。名流香。

荆公字說。極不厭人意。然其解姑息二字。乃曰姑息且止也。天下事未有不害於且止。却有理而直截。世所解婦姑相惜。番覺妄牽矣。

唐玄宗旣命李思訓。吳道子。各圖嘉陵山水於大同殿壁。王維又別用絹

素寫之。謂之小簇。宋王履道題句云。江山已暗大同殿。絃管猶喧凝碧池。別寫嘉陵三百里。右丞心事與誰知。摩詰手蹟。世難得見。而小簇之法。亦畫家妙境。倘遇高屏大幃。有古人奇絕者。正須仰師此法耳。

古人取木魚鼓腔。作琴材。取其晨夕近鐘磬金聲入木。自有鏗鏘之韻。然不如吳越錢王時。遣人物色良材。於天台山寺。見瀑布落簷外。正對一柱。以佩刀削之。則桐木也。因賂寺僧易之。作二琴。一曰洗凡。一曰清絕。遂爲曠代之寶。

紫桃軒又綴 卷二

乾道間。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。以嘉州石刻之。置荔支樓下。名宋法帖。想於入蜀時爲之。惜乎不見一本。

丁崖州爲人。致千古唾罵。然平生未嘗廢筆硯。在海南。著天香傳。又有青襟集百餘篇。未疾不食月餘。但呷沉香湯數口。端坐而化。豈流謫之後。機智盡去。而得返純白歟。抑所謂天之君子者。特非世眼所能品目歟。

欄欖木節目間。有物結成如膠飴。焚之清烈無俗旖旎氣。烟青味嚴。宛有真馥。

黃子久有春山雨霽圖。云試大陀石硯。大陀石。出歸州江水中。質青黑。有鷓鴣斑。蜀人謂江爲陀。故曰大陀。卽江有沱之沱也。鬻古者以一硯至。大如三

升盞。石色紫。一旁負黃臙。就爲旋頸鷺。而受研處極小。僅方寸。上下有二眼。大如中指頂。蓋所謂鷄翁眼。端州上巖中下穴石也。一髹匣。鐫瑯琊王元美銘。元美博洽善鑒。豈此獨未詳考耶。然端石上巖者。世亦不多見。規製古樸。色澤圓潤。度琢來必二三百。卽謂子久所用亦可。因漫收之。

蜀僧無邊者。自言一百三歲。於山中掘地得何首烏。大如三丰盞。置之佛前。朝夕對之持咒。期與衆共講製服之法。一日忽見津出。指蘸舐之。味如蜜酒。搖之汨汨然。遂穴頂出漿飲之。昏醉竟日。旣覺。筋脈暢然。從此改易形貌。鬢髮黝髯。若五十許人。無邊貽余一種。如蘿蔔而色紫。煮食味甚甘。云此普陀巖下番薯也。世間奇藥。唯山僧野老得嘗之。塵埃中何得與耶。愧謝之。

波弋國出荃蕪香。浸地則土皆香。著朽木腐草。莫不鬱茂。養花玩樹之家。得此可以安坐無營矣。

暗海之石。刻之像人。能言語。有聲無氣。

昆明國貢嗽金鳥。銛以真珠。飲以龜腦。吐金屑如粟粒。鑄以飾釵佩。謂之辟寒金。

丹丘國。有善別馬者。馬死。則破其腦視之。其色如血者。日行萬里。能騰飛空虛。腦色黃者。日行千里。腦色青者。聲聞數百里。腦色黑者。入水毛鬣不濡。日行五百里。腦色白者。多力而驚。其地有夜叉拘跋之鬼。能以赤馬腦爲瓶。盃及樂器。皆精妙輕麗。然則世所貴馬腦。乃真馬之腦。堅凝而然。非石也。

禹治水。有玄龜負青泥。於後頷下有印文。皆古篆字。禹穿鑿處。皆以青泥封記。今印作龜紐。是其遺也。沈純甫先生。有青泥丸。封一印章。用以鈐簡札。

昆黎邦虜中大鼠。以一臠置十觔肉中。應時糜爛。彼中極重之。

唐趙璘下第。於京洛途中。逢官差遞夫。舁張騫槎。又成都嚴真觀。有一石。

俗呼爲織女支機石。

玄中記云玉門之西有國山。山有廟。國人歲歲出磧。名霹靂磧。給霹靂用。此與雷門鼓納同一神異。

易緯云。天根一日兩度。蹴入尾閭。則海沸而出潮。竹懶曰。此丹法也。所謂執天之行。

馬緒謫潮。得巨蟻。長尺餘。鹽漬之。歸誇北人。

南越志珠有九品。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分爲大品。有光彩。一邊小平。似覆釜。爲璫珠。璫珠之次爲走珠。走珠之次爲滑珠。滑珠之次爲磊珠。磊珠之次爲官雨珠。官雨珠之次爲稅珠。稅珠之次爲葱珠。

大軫國有紫米。炊一升得飯一斗。食之令人髭鬚鬢黑。久則後天不老。真玉受水不冰。真金受火不耗。

漢慶虬之作清思賦。人不知貴。託以相如所作。遂見重於世。

唐桓豁蓄一鸚鵡。能入甕中。作鸚鵡鼻人語。

因觀唐畫。嗔彌勒。客問意旨。曰。凡人多笑者。蘊怒必深。宜有此轉變也。竹嬾曰。不然。彌勒當補處。事權未秉。諸事忍受。居恆以笑臉陪人。及其下生。出世。擔荷正法。見此世界。種種可憾。安得不嗔。嗔與笑。總是菩薩應機酬物。畫者深達此趣耳。

杜牧不以之畫名。潁州公庫有其手摹顧愷之維摩詰精采照人。米芾託人三摹之。無一筆似。至欲上之御府。乞國工摹賜。爲千載之傳。如唐文皇榻蘭亭故事。其神妙可以想見。乃知畫之一藝。定屬慧業文人。非凡子可以仰希也。子瞻書黃庭內景篇。贈廬山蹇道士。潁濱有題語云。君誦黃庭內外篇。本欲洗心不求仙。夜視片月墮我前。黑氛剝盡朝日妍。一暑一寒久自堅。體中風

行上通天。亭亭孤立孰傍緣。至哉道師昔云然。既已得之戒不傳。知我此心未
虧。指我嬰兒藏谷淵。言未絕口行已旋。我思其言夜不眠。此鍾呂正傳祕旨
也。

文湖州每爲人寫竹。竟輒屬曰。無令着語。俟蘇翰林來。蓋子瞻與文既同
臭味。又文墨光焰足映發故也。然畫既佳。又何須人着語。元倪黃諸君片紙出。
則鐵崖伯雨輩攢而題之。亦是一時打鬪習氣。唯吳仲圭自署梅花庵主外。不
着它人一字。當知鵬搏獅驟。決不藉人扶掖。此老真籠罩千古人也。

更休落魄耽杯酒。切莫猖狂愛詠詩。今日捉將官裏去。這回斷送老頭皮。
此宋楊處士述其妻句也。然處士自有村居感興詩一絕云。一壺村酒膠去聲
牙酸。十數胡餅胡餅也徹骨乾。隨着四婆裙子後。杖頭挑去賽蠶官。四婆卽楊之
妻。此村翁媪何所有。無於世。而真宗於禮岱祠汾之後。必欲召致。以點太平景

象。固此老一時之遭也。若今日山人輩。吟卷壓牛腰。止博朱門冷餽。亦可哀矣。歐陽文忠公題官法帖。以爲皆魏晉人。施於家人朋友。逸氣餘興。初非用意。自然可喜。後人乃棄百事。而以學書爲事。終老窮年。疲弊精神。而不以爲苦。是其可嘆。然鍾繇嘔心裂被。張芝臨池。池水盡墨。曷常不專精篤志。唯其專篤。故偶然揮運。自成神妙耳。文忠此言。似無真會。

竹癩遇書畫贗蹟。未嘗不番覆諦觀。亦有連聲稱賞者。客不解。竹癩曰。汝知鵝王擇乳乎。百乳一水。不難取乳去水。百水一乳。卽洞視者以爲無乳矣。而鵝王獨能取之。此其貴也。贗蹟雖浮淺可笑。然未嘗不依傍古人精神而運。畫卽失氣韻。而布置自存。書卽乏風神。而骨骸或在。以我寸靈默遊其間。未嘗不遇古人之百一也。况生末法中。諸像設種種。皆靈山光焰。安得悉起紫金真相而事之乎。

余昔與沈無回論畫。曰。必先多讀書。讀書多。見古今事變多。不狃狹劣見。聞自然胸次浩蕩。山川靈奇。透入性地。時一灑落。何患不臻妙耶。

戰將寶刀。必架置之。時一酌酒致敬。不敢褻也。吾輩精筆妙墨。安可漫視。既釋用。則篋笥之。或香薰錦襲可耳。

山人王復元號雅賓。幼爲黃冠。得事文徵仲先生。稔其議論風旨。因精鑒古。先生歿。來棲禾城。矮屋數椽。僅蔽風雨。每獨行閱肆。遇奇物佳玩。與縑素之蹟。卽潛購之。值空乏。褫衣典質。不惜也。歸乃杜門諦觀。呼酒自快。或數月不出。既厭。亦時出。以易豪貴金錢。終歲取給於此。資未盡。不輕鬻一物也。山人不妄交與。所善徐處士潤卿。僧濂公竹堂而已。山人書學米漫仕。畫山水類陳道復。寫生倣陸叔平。嘗作詩寄余。有天寒花信少。地濕草痕齊之句。

僧如濂號竹堂。團面白皙。如比丘尼。性僻潔。飯必精粲。飲與溷濯必惠泉。

所製饌餌精甚。剔剝松栳之屬爲餡。每十止留其二三。居一小樓。明牕四圍。一榻一几。不置雜物。夜寢別所。置一爐其中。純薦沉麝。旦開戶卽去之。欲香氣氤氳。而不逢其煙燎也。作小詩有澹致書法顏柳。

徐潤卿名弘澤。幼業制舉。恂恂儒生。旣而厭棄之。日摹法帖。吟陶杜詩。間寫竹石。駸駸入梅道人之室。遇得意。不論疎密貴賤。咸與揮灑。性尤恬厚。絕無自矜之色。雖雜樵漁負販。略不設崖岸。若欲強之登華廳貴要之堂。有蒙袂走耳。獨喜時時過余。索所藏名蹟展味。評賞無間也。識者定其書畫二估在姚雲東上。

海鹽天寧寺僧平野。名戒襄。體魁碩。狀如布袋和尚。幼亦得事文徵仲先生。又參請張靖之黃門。許雲村給舍。陳勾溪朱西村兩處士。所得高勝。吟道不在雪江冬溪下。畫雲山亦斐亶。不輕爲人作。

盛德潛號杞菊老人。不事生業。日遊行市肆。爲無町畦之樂。性亦僻嗜古。所著有存古錄。皆劄記鼎彝奇物。書繪真蹟。若周公瑾煙雲過眼之屬。余爲序之。而未能梓也。畫清貴簡遠如倪迂。苦不肯爲人作。間點筆。又輒自碎之。

郁伯承。名家子。喜結客收書。家亦以是盡。山人吳玄鐵。常主其家。玄鐵擁曲木几。摩樹根爐。笑曰。余真富黔婁。伯承乃貧孟嘗也。人以爲實錄。

南宮道士張墨崖。作畫粗辣有氣。弘治間人偶遺二軸。爲鬻古者。竄其名作吳仲圭。以欺亡友吳公甫。公甫不疑。酬以昂直。

吳秋林歛人。寓春波里。昆季皆好修。不以貲著。秋林尤高尚。門無雜賓。時襍被就羽人釋子。假榻焚香烹茗。意蕭如也。書法趙吳興。繪事宗周東村。而兼擅蘭竹。惜年不登五十。士友共爲嗟惋。

陸元厚家貧。爲童子師。性方嚴行。止舉舉。里中屠沽兒不敢狎視。公卿折

節交之者。僅一報謁。不數往也。喜蓄異書。學俸多爲書盡。余嘗得其周禮國策。離騷王子年拾遺記諸書。皆精本。元厚書摹急就。婉逸有態。畫工草蟲。不多爲人作。

真如謚公自號定湖老人。所居遶屋四五畝。細竹翠煙碧霧。幽密深靚。僅通蛇徑。風過之蕭然。非禪流韻士。卽藏躲不出。詩語淡雋。與項少岳同調。項子京爲作定湖圖。

近日書繪二事。吳中極衰。不能復振者。蓋緣業此者以代力穡。而居此者視如藏賈。士大夫則瞠目不知爲何事。是其沒世而不救者也。余嘗謂蘇黃米薛與董巨荆關之在今日。皮毛之遺。徒見珍異。而命脈之斷久矣。

祝支山刻陳少陽書草於鎮江郡庠。其書言三事。一留李文定而黜汪黃。一乞下罪己之詔。亟罪不進兵之將。一請勿幸金陵。此書上卽日被禍。而所刻

乃其藁草也。少陽當時不聞以書名。然處呼吸震蕩并命殉國時。而精神如常。揮運不懾。非臨厓撒手漢。豈易辨此。而京兆特爲鐫播。又豈徒玩其點畫者哉。祝京兆謂唐子畏曰。萬物轉高轉細。未聞華峰可建都聚。惟天峻極且無外。故萬物爲宗。誰謂書畫中人。果以藝溺志哉。

山谷擘窠書。學瘞鶴銘。瘦勁清栗。真出鐵石手腕。其行押書。亦有透絹帖。沉驚痛快。墨汁透入絹背。卽觀紙亦可裝潢作玩也。

人嘗評趙文敏。文詞遜其翰墨。然余觀其題黃素黃庭經後云。琴心玉文洞玄玄。金紐朱錦乃汝傳。子能得之乃長年。黃素縝栗完且堅。橫理如髮約兩邊。縱有赤道如朱絃。文居其間走玄螿。飛雲卷舒相終始。大道甚夷非力使。無爲自然有至理。誰能精專換骨髓。掃除俗塵不瑕穢。目中有神乃識真。白玉爲軼裝車輪。裹以天上翠織成。仙人樓閣儼長生。鸞雀翔舞猿猱輕。子能寶之慎

勿驚宮室之中夜自明。上清真人楊與許。焚香清齋接神語。手作此書留下土。千年流傳子爲主。東方青龍西白虎。廉不索兮貧勿與。卽東坡廬山寶書後所作語。不過如是也。

徐子擴云。王孤雲寫端陽競渡圖。卽清明上河圖也。不知何據。然余諦視圖中。雖作大小舟舫。絕無相競之意。京師雜賣鋪。每上河圖一卷。定價壹金。所作大小繁簡不同。想子擴所觀本有異耳。余友譚梁生一本。是張擇端寫。有宣和天曆等璽。蓋當時畫院中。寫者非一人。惟擇端卷。見賞道君。若孤雲乃元處士。余有其村社醉歸圖。雖入纖細。而格力超勝。非院中人所能也。

樂毅論小中有楷。黃庭經楷中有小。東方朔畫贊五分中有方丈。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。曹娥碑五分字。四分畫。力命表三分畫。五分字。此書家教典也。不講求何由修證。公孫大娘舞劍。擔夫與公主爭道。雖畫沙折釵股。屋漏雨。蓬

振沙飛。怒猊渴驥。此書家禪案也。不參透何由悟入。

唐太平公主。淫縱無檢。知愛樂毅論妙蹟。則天以織袋貯置箱中授之。後爲咸陽老嫗竊出。竟付竈火。

唐翰林搨書人劉秦妹。善臨寫右軍蘭亭。及西安帖。張天駿有廝養婢善書。觀者嘖嘖嗟賞。

潤筆之貽。古人不卻。歐陽公倩蔡君謨書集古錄敘。以古銅筆格李廷珪墨澄心堂紙潤筆。王岐公譔龐穎公神道碑。以古書畫及杜荀鶴及第試卷潤筆。薛紹彭爲米元章書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夫人誥。以智永臨右軍帖潤筆。馬仲塗求君謨書。以精婢潤筆。

凡作小楷。不可尋常。須有法象。黃庭經肩有力而腰脚隨風。洛神賦。頭足用力而胸腹慊然。天仙水僊。宛然可見。樂毅論勁正而道斂。東方朔贊。和易而

逍遙。以寫二賢之情性。力命表。柳葉溶曳於微風。象微臣之遇寵。曹娥碑。花蓋飄流於駭浪。似幼女之捐軀。巧畫不能摹。雄文不能寫。而形容分明。可見於翰墨之間。此天地之融精。鬼神之幹妙。所以數帖。鬼神護持。傳寶百世也。

桓溫石稜蝟磔何等氣焰。右軍來禽帖。乃致溫者。事既瑣細。語亦率易。如施之狎交者。故知右軍雅望非常。勢人亦所折服。而機心不留。遇桓直海鷗玩之耳。

唐文皇令羣臣上奏。任用真草。惟名不得草。遂以草名爲花押。韋陟有五朵雲之目。宋施結喜收古人押字。類而成書。魏晉名蹟。梁武搜藏。皆令朱異懷充。沈熾文。徐僧權。滿騫押縫。唐及北宋人。往往以押名通書問。雖上表章。猶或用之。近世始施押字於公移。以防詐僞。而不敢復施於所尊矣。余購得蔡君謨手簡。實用押名。見者疑駭。因而落價。亦可笑也。

東觀餘論。記郭令公初從軍至沙塞。見左右皆赤光。仰視空中。見輜轔車。自天而下。令公祝曰。今七月七日。必是織女降臨。願賜富貴壽。神笑曰。大富貴亦壽考。冉冉升天而去。此最爲七夕佳話。勝蛛絲針縷多矣。

元豐末。有人自兩浙得蘭亭真本。與織女支機石。賚往京師。至太康縣。聞裕陵上賓。不果進。質錢民家。不知存沒。王欽若云。支機石。曾見其圖。方可二寸。不圓。微宛正碧。天漢左界。北斗經其上。余以爲說出冀公。定亦天書芝草之類也。

徐熙之子崇嗣。畫花不作墨圈。以采色漬染疊出。謂之沒骨花。此沈存中說也。然王晉卿收崇嗣畫芍藥。名沒骨圖。考鄭虔胡本草云。芍藥一名沒骨花。則存中所云。或未必然耶。

唐經生所書經。宋畫院待詔所作畫。韻雖凡而法度在。昔人雖著論輕之。

其於今日。士大夫絕不留意時。空疎荒謬之習勝。此二種亦不可輕也。貴其可得古人影響耳。

王右軍書陸機文賦。褚河南亦臨之。孫虔禮書揚雄蜀都賦。俱有石刻。今不甚行。

葡萄、神農九草之一。中國久有。不俟博望從西域帶來也。吾里東塔朱買臣墓。有瑣瑣葡萄。亦未必從西涼攜者。

雨未必能浥物。雨氣最浥物。日未必能薰人面目。月受日光。人於月下坐。最能薰面目。鬼未必懾人。鬼影響最懾人。慾事未必損人。慾念最損人。隔牆釵釧。隙穴髻鬟。少年當之。有衽席不施而爍。爲枯臘者多矣。經曰。於橫陳時。味如嚼蠟。此君子所爲。脩然往來。而略不嬰念也。

杜子云。鄉里兒童。項領成。朝廷故舊。禮數絕。自然棄擲與時異。况乃疎頑。

臨事拙。此公既退之後。不平於時輩之崢嶸。而重致嗟嘆也。陶元亮曰。豈能束帶見鄉里小兒。向令二公處今日。敢發口作此等語耶。

歛友東籬生者。耽嗜法書。終日揮洒。遇不得意則痛飲爛醉。人不得而誰何之也。余書聯語貽之云。性靈活潑豪鋒上。世界沉埋酒甕中。

竹懶花鳥檄

吾輩生居澤國。幸有閑身。讀書談道。久空蝸角蠅頭。跌石仰松。儘洽鷗情。鶴趣。顧同人罕集孤賞。終屬寂寥。雅會未聯。好景半歸虛擲。况吾地曲流淺渚。恰受之航。處處可通。滿前焜柳。嬌花拍浮之樽。時時可舉。且陶汰俗情。漸躋清遠。互相倡詠。亦益性靈。不負含哺。作太平之民。非敢效顰。爲耆英之續。僭立章程。共期要久云爾。

一品饌。不過五物。務取鮮潔。用盛大墩碗。一碗可供三四人者。欲其縮於

品而裕於用也。

一攢碟務取時鮮精品。客少一盒。客多不過二盒。大餚既簡。所恃以侑杯勺者此耳。流俗糖物粗果。一不得用。

一用上白米斗餘。作精飯。佳蔬二品。鮮湯一品。取其填然以飽。而後可從事觴詠也。

一酒備二品。須極佳者。嚴至螫口。甘至停膈。俱不用。

一用精麵作炊食。一二品。爲坐久濟虛之需。

一從者每客止許一人。年高者益一童子。另備酒飯給之。

一先期五日。直會者持刺。書會中尊號。告以將舉事。舟泊何處。往何所。賞某花。與者書一知字。有事無暇者。在二三日內。不妨更期。若遠出。或淹時月者。明書不得已之故。仍罰酒貲二星。送直會處公用。

一至期。務在辰巳時到舟。午刻會飯。茶話。次第觴詠。抵暮而返。雖酣適不得踰一燭。須在一更前散去。

一直會者。備素卷一枚。筆墨三四副。薰爐茶竈。花觚韻冊。種種無闕。但不許攜弈博之具。以妨吟詠。

正月。歲節。誼闈。州閭雜會。梅雖蓓蕾。芳意向慳。燈卽熒煌。祇滋俗溷。吾輩應遜此一月。以需踏青。

二月。梅柳之間。古人所貴。櫻桃水仙。亦復爛漫。湖園竹淑。擇勝可也。

三月。紅紫紛紛。非大樹海棠之巢。則牡丹亭館。正可栖遲。

四月。芍藥醱醱。半已狼藉。而晚花幽鳥。雅趣偏饒。茗旗筍版。種種奏新。余性之所僻賞也。在於濃陰廠榭。快我吟眺而已。

五月。稍炎。葵榴爲政。幽人之貞。祇宜勵蒲。奚須競渡。

六月炎甚。得萬荷洲渚。終日裸飲。便是清涼世界。

七月機絲瓜果。總屬閨幃小劇。無關大雅。漳蘭盛花。濃香郁郁。水檻竹林。富茲品者。咸可就也。

八月秋中令節。有月則空明可汎。不妨同俗。無月則巖桂一叢。披拂有味。九月作百菊會。餐英泛蕊。恣極撫羅。多多益妙。

十月霜葉酣黃。沙柳盡脫。蟹螯入掌。笑傲無畦。何慚作漁子隊耶。

十一月甜薰熾炭。處乎帷中。山茶蠟梅。聊資瓶玩。得深堂邃閣。團坐而謀歡適。不妨稍入夜。

十二月得雪。則登俯郭之樓。或汎重林之渚。無雪。暎簷偃曝。會事可興可止。

昔蘭亭之禊。獻之以無詩受爵。西園之集。伯時以善繪主圖。翰墨遊戲。貴

適天真。蘊能不吐。與興不屬而強爲。皆非也。卽會後有作。不妨補入卷。以成勝事。

會中有攜法書奇蹟來玩。或挾絃索絕技。共暢幽襟。衆當感其雅厚。欽其風格。推爲主盟。永執鞭弭。以相周旋。

會日。度有餘晷。兼道里之便。可訪高衲隱人者。不妨共造。或拉之席間。如蘭益蕙。臭味轉佳矣。丈夫寸靈六尺。與天地萬物。可攬成趣者。咸所自具。蓋無待而樂也。凡有待卽非樂矣。右軍方同羣賢少長。在千巖萬壑。爭流競秀間。乃曰。或因寄所託。放浪形骸之外。或取之懷抱。晤言一室之內。雖靜躁萬殊。而當其欣於所遇。皆快足於已。此豈真有待於山水朋儕間哉。吾輩有意取適。先當整頓胸次。胸次朗然。無日不相對於花情鳥性中矣。敢藉初筮。輒効忠告。

雅坐太衆則喧動。太寡則未洽。今定以五賓一主。一侑。歲凡八九作賓。而二任主。當其爲賓。每輸主金二鐙。而主佐以半。蓋終歲費帑。不踰四金。而月常在花香鳥語中。作翰墨散仙計。亦不讓顯榮富厚者之消受。爲孰多也。

癸亥六月十有八日夜夢畫一古松。頗蹻蹻滿志。又題一長律云。洪谷曾棲神鉦山。怪松寫盡雪霜顏。常懸老氣空千古。想見雄心踞百盤。鶴鶴秋風驚策策。麋麋荒草臥班班。生來未識天台路。忽湧飛橋夢裏看。旣醒。亟爲錄出。蓋余未遂五嶽之遊。徒與荆關輩神結如此。

昔人寫葛仙翁移居圖。翁自騎蘭栗黃犢。媪騎水牯。一健僕當前負家具。二村童一肩衣襍。一牽黑犢。二少女。一攜琴。一提藥籠。媪擁三嬰。少者在抱。稍長者襁於肩左。又長者踞半牛背。六白羊。先前散行。王元美先生跋之。以爲太極左仙公玄不娶無子。縱有之。生平如幻三昧。豈不能盡之一襍。似當爲稚

川翁。翁娶鮑倩女。亦無子。晚就廣川參軍望之養。其寫三嬰。或別有寓。余諦思之。蓋悉有寓也。翁乘牒。媪乘牒。乾交坤。坤交乾也。悍者居前搬運。率先猛念也。二童二女各有攜。二氣挾精以運也。琴者調也。藥籠者藥物也。二少女者兌離也。兌藏至藥。離與坎媾。金火之用也。不用巽者。巽長女。陰過壯。非所須也。白羊六。先後散行。以六爻中。皆有真陽遞遞升進。至六陽通體布渡。而後始得冲舉。棄塵瑓而歸清都。遷居之義也。

人生燭上花。光滅巧妍盡。春風遶樹頭。日與化工進。惟知雨露貪。不念零落近。昔我飛骨時。慘見當塗墳。青松靄明霞。縹緲上下村。既死明月魄。無彼玻璃魂。念此一脫酒。長嘯登崑崙。醉着鸞鳳衣。星斗俯可捫。朝披夢澤雲。笠釣青茫茫。尋絲得雙鯉。中有三元章。篆字若丹蛇。逸勢如飛翔。歸來問天姥。妙義不可量。金刀割青紫。靈文爛煌煌。燕服十二環。想見仙人房。暮跨紫鱗去。海氣侵

肌涼。龍子喜變化。化作梅花粧。遺我纍纍珠。靡靡明月光。勸我穿絳纒。繫作裾間璫。揖余以辭去。談笑聞餘香。東坡自云。於京師遇一道人。風骨秀異。語論不凡。口誦此二章。云東華上清監。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。詩句妙麗。誠然太白口吻。顧余竊疑坡翁好奇。或擬作以給人。觀其所補龍山九日詩。宛是晉人語脈。豈難一青蓮哉。

優鉢羅花卽金蓮花。北京禮部儀制司有一本。開時適四月八日。至冬結實。如鬼蓮蓬。脫去其衣。中有金色佛一尊。亦奇矣。唐岑嘉州亦有優鉢羅花歌。其來久矣。

杭州邵皇親墳。吳越時法因寺基也。後山壁上有司馬溫公篆。家人卦道勁可觀。

秦少游得李廷珪墨。碎之。雜潘谷墨中。另爲研製。自稱妙絕。蘇子瞻取諸

郡所遺酒。并和之。爲雪堂義尊。余亦手槌上清香珠。入內府甜香中焚之。覺有異趣。

趙文敏善用筆。所使筆有宛轉如意者。輒剖之。取其精毫別貯之。凡萃三管之精。令工總縛一管。則真草巨細。投之無不可。終歲任之無敝矣。故公書。點畫如碾玉鎚金。無纖毫遺憾也。昔年項子京與余言。欲倣此法。竟不果。

唐以前。自杭至嘉。皆懸流。其南則水草沮洳。以達於海。故水則設閘以啓閉。陸則設棧以通行。古胥山碑。謂石棧。自錢塘北抵禦兒之胥口。乃其證也。至今有石門斗門之名。而其跡則湮於阡陌久矣。

錦瑟令狐綯侍兒小名。李商隱有無端五十絃之句。蘇東坡以中二聯。爲適怨清和之意。出古今樂志。非東坡以意逆之也。按琴瑟中論曰。朱襄氏使士達製五絃之瑟。瞽瞍剖爲十五絃。舜益爲二十三絃。又有二十七絃之說。蓋五

絃十五絃小瑟也。二十五絃中瑟也。五十絃大瑟也。又謂錦瑟。卽堊侯形製。今俱莫考。商隱末句云。此情豈待成追憶。只是當時已惘然。想與此侍兒目成而後乃憶之耳。

歐陽公金石錄敘云。余集古文。自周秦以下。迄於顯德。凡千餘卷。其名臣顯達。下至幽隱之士所書。莫不皆有。而婦人之書。惟此高氏一人。又不知高氏何所出。然余所蓄陝中諸碑。有唐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頌。係參軍房璘妻高氏書。公何未之考耶。且衛夫人姓李。名茂漪。其書在閣帖中。公不之及。豈公疑其僞耶。梅聖俞曰。好個歐九。只欠讀書。余嘗訾此過論。顧梅僅挾詩筆小技。計生平聲譽。與都官之職。半由歐公口頰獎成。乃其談笑傲睨。往往若籠罩公上。而公禮愛之不渝。此固公之德盛。而亦盛際方有此也。若在今日。則一謝茂秦沈嘉則而已。

漢時會稽郡。卽今蘇松常嘉湖地。朱買臣爲會稽太守。而衫青吏同其妻。謁伏道左。因有羞墓亭。買臣死亦葬我郡東塔。非今紹興屬邑之會稽也。買臣在漢武帝時。與嚴助王褒等。俱以辭辨捷給幸。至漢元帝時。又一朱買臣。作武昌太守。則葬彭城者。不可不辨也。

論語緯。子畏於匡。非因貌類楊虎。以楊虎家臣顏高者。去爲孔子弟子。適令御車而前。故匡人疑之耳。

晦翁自寫己像。今刻徽州。衣摺用筆。深得吳道子之法。

唐令。諸掌牧馬。以小官印印右髀。以年辰印印右膊。以監名佞左右廂印印尾側。至二歲起。春量強弱。漸以飛字印左廂。髀膊。細馬。俱以龍形印印項左。官馬賜人者。以賜字印。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。以出字印印右頰。

馬惟瘦者。徂駿。常見一馬圖於常賣徐老處。云是韓幹。皮毛中舉體皆露。

筋骨題識者不下十餘人。前後有宣和政和小璽。當時極以爲妙品。近又見元人龔開特寫瘦馬圖。備十五肋。蓋以相馬書云。馬自九肋以上。稍堪乘騎。十五肋備。則一日行千里矣。董道以爲曹韓畫馬。何常拘肋數。杜老所作諸歌。雖極形容。亦未嘗及其肋數也。余頗是其說。憾昔於所見唐馬。未一數驗之耳。

唐人早朝詩。賈至倡詠。王維岑參杜甫和之。俱稱典麗。然王警句則曰。九重闔闔開宮殿。萬國衣冠拜冕旒。岑則曰。花迎劍珮星初落。柳拂旌旗露未乾。賈則曰。劍佩聲隨玉池步。衣冠身惹御爐香。氣象誠高。波瀾誠闊。終是落境語耳。杜子則云。旌旂日暖龍蛇動。宮殿風微燕雀高。以旌旂所畫之龍蛇。對真燕雀。已極變化。而動字高字俱含生氣。風微字則以燕雀。因風微得至殿屋。風稍壯。不免捨地矣。且大廈成而燕雀賀。又本成語。見朝廷寬大羣情樂附之意。有比有興。六義具涵。轉輾詠之。彌堪咀味。杜真詩聖。三子咸當北面。

從人中以上。鼻耳目竅俱雙。人中以下。口與前後陰竅俱一。故曰人中。以其上偶下奇。儼然一泰卦也。或曰天食人以五氣。鼻受之。地食人以五味。口受之。居口鼻之間。故曰人中。或曰督脈從尾閭。由背達頭而上。至上齒縫。任脈從下極之俞。由腹而上。至下齒縫。適當任督會處。故曰人中。

古有三花蕊夫人。一爲前蜀王建次妃。徐耕之女。號順聖淑妃者。王衍敗。遇害。一爲後蜀孟昶宮人。昶降。入宋宮。設昶像祀之。僞稱張仙以欺宋祖者。一爲閩人之女。南唐李煜選入宮。降宋。祖嬖之。一日遊苑中。使奉晉王酒。晉王故不飲之。曰必得夫人。手摘一花來。乃飲。太祖命之。甫至樹下。晉王從後。彎弓射殺之。太祖懼。飲如故。一時有此三人。想當時尙此號。見美者輒以當之耳。

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。一萬一千九十五本。湖廣王洪編纂。號召四方文墨之士。累十餘年而就。亦所以耗磨遜國諸儒不平之氣。

梁武帝命張僧繇畫江陵天皇寺壁。僧繇於所畫廬舍那傍作仲尼與十哲。帝怪問釋門內何用此。繇云。後當賴之耳。迨宇文周滅佛。此剎以孔像故獨存。然則僧繇識略。超越今古。精一藝者。定非凡子也。

張仕政。精治折傷。荊州一軍士損脛。張飲以酒。破肉。取碎骨一片出。膏塗之。數日而愈。年餘。脛忽痛。問張。張曰。當由所出骨。受冷則痛急。尋獲之。牀下。溫湯洗之。置絮中。遂愈。夫已出之骨。猶關痛癢。爲其一氣所聯。無內外之間耳。然則郭璞葬經所云。枯骨受潤。子姓滋榮。未可非也。

梁元帝時。又一朱買臣。與胡天祐等。同拒北魏。

典略曰。不鑿自然之井。名曰浪井。潯陽城下。灌嬰所鑿之井。與江通波。亦曰浪井。

釋部皴摩天上。有教放逸鳥。宿世本三天門下教化之師。諸天本是所化。

衆生。由信愛故。布施持戒。今得生天。其鳥爲師時。以貪利破戒。其心不實。以教化微善。得生天中。猶爲鳥形。教化諸天。戒其放逸。以世法准之。談道諸公。稍有不實。亦吾教中教化鳥耳。

余讀黃庭內景經云。扶桑大帝。命湯谷神玉。傳南岳魏夫人。余初不解。偶閱淮南子。曰拂於扶桑。是謂晨明。山海經。東方湯谷。上有扶桑。日沐浴水中。則水沸成湯也。蓋人氣子後至寅真陽。鬻沸於關元之下。亦如天地之有湯谷。正內景施照之寄意耳。

抱朴子玉鈴云。人之吉凶修短。繫於結胎受氣之日。祿磔子亦有胎元之說。用母生時與子生時。以法推之而得。今之術者不知也。然爲術亦疎矣。古公卿大夫。修貫魚之道。進御者。有指彊之繫。彤管之書。謹其時日。故星術有憑。末世懾於妬悍者。夕夕專之。溺於嬖幸者。數舉無度。惟嗜慾之追。而忽意嗣續。安

得真胎元而推之乎。

開山圖云。霍山南有雲師雨虎。雲師如蠶。雨虎如蛹。長七寸似蛭。雲雨之時。出在石上。蜀中有雪。蛆潔白如瓜瓠。略具眉目。饌家得之。以爲珍品。余以爲雲師雨虎。皆可食也。

廬山紫霄峰石室有禹刻字如掌。奇古不可辨。摩得洪荒漾。余乃攢六字可識。

嘗閱戎幕閒談。見一則徵雨事。殊寥寥。意欲搜纂。尋以爲不足留念。於史傳中災異部錄出。卽辦矣。然雨事亦有不從災部出者。易妖云。天雨毛羽。貴人出走。內淫亂。百姓勞苦。則雨草。雨五穀。災祥集云。君臣無道。讒人進。則雨墨。占鏡云。雨杼白饑。雨釜甑穰。雨筴大饑。內記云。雨綿絲絮。皆兵喪。竹書紀年。惠成王七年。雨碧於鄭。八年。雨骨於赤牴。述異記。廣陽縣雨麥。雨白毛。元帝時。雨草。

而葉相膠結。成帝時雨魚。占鏡云。紂末年雨肉。內記云天雨水銀。是謂荆祖。不出三年。兵喪並起。占鏡云。雨木。多風雨孽。河圖云。怪目勇敢兩瞳。天雨刀於楚之邦。謂項羽。春秋演孔云。入政不中。則天雨刀。雨鱉皆兵喪。述異記。禹時天雨金。王莽時。雨五銖錢。至地悉爲龜兒。京房云。雨冰。大疫。尙書中候紂時。雨土於亳。古今注。漢宣帝元康四年。南昌雨豆。漢永和年。長安雨綿。述異記。魏武末年。鄴中雨五色石。搜神記。桓帝建和三年秋。北地雨肉。如羊肋。魏時。河間王子元家庭雨中有小兒八九枚。長六七寸。自言家在河東。爲風所飄。隋仁壽年。天雨花四明山中。雨青櫛子。錢塘靈隱寺。秋夕。雨桂子。青城山。有六時更漏。雨黃冠。秉香行道。隨香烟所至。逐而灑之。釋部。諸天喜樂。則雨樂器。修羅戰爭。則雨戈戟。龍宮有香。名象鬪。焚一丸。則香雲瀰漫。香雨三日不歇。

崑崙山有九層。其第九層有螭潭。多龍螭。皆白色。千歲一蛻其五臟。此潭

左側多五色石。云白螭腸所化也。

梁四公記云。漆海乳海之間。有大鳥生人。男死女活。鳥自啣女哺之。啣不勝負之。女能跬步。則爲首豪所養。皆殊麗而不壽。無踰三十外者。

秦始皇登泰山。立石而無文字。以爲功業爛被天下。不俟標顯也。碣石之罘。乃有詞。亦臣下斯高輩意耳。晉太傅謝安石墓石無文。亦是此意。

禮含文嘉云。伏者別也。義者獻也。王莽傳。立斗獻。獻亦音爲義。又禮器之義尊。卽周禮之獻尊。則知義獻同義。右軍父子。以一義作名。何耶。

南齊書。武帝時。小史姓皇。名太子。帝曰。皇太子寧可作名。於是移點於外。改名犬子。今下里小人相謔。云何姓。曰。姓黃。何名。曰。名茹蒂之蒂。何圖古人。已有此妄。

神仙通鑑。綠圖子在帝嚳時。降於江湄。說黃庭經。又授帝嚳以九天真靈。

三天寶符。上以奉天。使二儀無遺。下以營人。使年命無墜。帝乃祭天於河北之壇。藏符於山之峰後。昇天爲玄宮真人。作黃庭經五十卷。雲笈曰。九曲下戶者。是男女之陰地也。男曰九曲。女曰下戶。此陰地常起白雲之氣。以薰黃庭之間。爲得道之候驗。不知此五十卷黃庭。與魏夫人所出。楊真人所書。同耶別耶。

韓詩逸篇云。鬼者歸也。精氣歸於天。肉歸於土。血歸於水。又曰。眼歸於日月。骨歸於木。筋歸於山。齒歸於石。膈歸於露。毛歸于草。學徒曰。膈何以歸於露。竹懶曰。內經曰。上焦如霧。中焦如漚。下焦如瀆。皆言人身水氣。微著升降之別。膈者上焦也。露者霧也。古人治經精卓。一字亦無妄下。患學者寡陋。不能會通之耳。

宋明帝使陸探微畫稽叔夜像。賜伏曼容。

留犢事。不獨時苗。又有晉青州刺史羊暨。有善謔者云。藉令居官生子女。

亦將遺之耶。

漢馬融講授。前列生徒。後蓄女伎。因施絳紗帳。符秦韋逞之母文宣君。年八十。奉命傳周官學。亦施絳紗帳。皆所以限隔男女也。今詞家例以絳帳歸師道。何其謬也。

說苑。李子敖於鳴鶴窟中遊。長三寸三分。類於蟲矣。漢建武年間。潁州張仲師。長一尺二寸。類於畜矣。不知當時。何以爲作名字。余在西陳。親見一民。朱姓者。長僅二尺一寸。裸而視之。腹下卽出二趾。無脛胫。肩下卽臀尻。無肋可數。鄭虎臣。手斃賈師憲於木棉庵。千古快其剛決。然虎臣性甚豪侈。極意奉養。所著有集珍日用一卷。閨燈寶錄一卷。正堪與半閒主人促織經並垂也。

紫桃軒又綴 卷三

竹懶陰符經玄解。

陰符經應以褚河南細楷本爲定。以永徽年奉勅寫一百廿本。必無差誤也。達冠子李筌云。得之嵩山虎口岩。乃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。上清寇謙之所造。藏之石室。素絹書。朱漆軸。以絳繒封之。後筌撰注。援驪山老姥火生於木。禍發必尅之解。以爲神奇。古今疑筌僞作。按筌自製太白陰經。語俱淺陋。以唐人僞古書。當代未必盛行。安能遽動人主。其語古奧。斷乎黃帝書也。余見世人解者。率未能窺其蘊。萬曆丙辰丁巳間。抱病齋居。以道笈娛目。頗於參同。悟真有測得處。及觀是經。段段印入。自覺灑然。其無滯也。亟欲箋釋一本。又以懶廢。今不敢繁稱多詞。依白紫清注道德經例。僅

於要處一提挈之。令覽者深思而融釋焉。名之玄解。以余既稍有窺於玄理。而後就解也。

陰符。

陰、暗也。符、合也。卽參同之意。

觀天之道。執天之行。盡矣。

默察天之道。慎持天之行。無復餘蘊矣。

天有五賊。見之者昌。

五行能盜人。氣水、寒火、熱金、剛木、柔土、溽當偏勝。皆能侵人。盜奪其真氣。若能見之。不惟遠其害。兼可擒制以補我不足。故曰。見之者昌。

五賊在心。施行於天。

五行之氣。全在心靈。覺察倒而行之。唯我所施於天耳。

宇宙在乎手。萬化生乎身。

把柄入手。旋乾轉坤。甚非難事。

天性人也。

天無爲其主。宰乃在人。

人心機也。

人有心。其靈活。實能用天。

立天之道。以定人也。

人心靈活不定。必立天道之無爲以合之。則定矣。所云立者。卽觀而執之也。

天發殺機。日月星辰。地發殺機。龍蛇起陸。人發殺機。天地反覆。

天亦自有機。發之則日月星辰。懸照躔度。毫不可犯。地亦自有機。發之則

龍蛇蟄藏之物。乘之而起。人亦自有機。發之則天可下。地可上。日月星辰可移易。龍蛇可控馭。凡機謂之殺。以其猛烈直遂。不可禦也。凡生物亦殺機也。故謂之亭毒。夫於冥冥大無中。而歛然使之有。豈萎齋之物能之乎。天人合發。萬變定基。

天地與人。一時俱發。其機紛紜雜揉。凌歷簸蕩。久之則各循其脈。各露其倪。聖人所得施其裁。成輔相。而其機斷乎可執耳。大而治歷明時。小而吐納漱鍊。變化之機。悉由是矣。

性有巧拙。可以伏藏。九竅之邪。在乎三要。可以動靜。

人物之性。有巧有拙。巧者伏藏。拙者不見得其機。要則宇宙在手。萬化生身。莫知其然而然。譬之人身九竅。皆能受五行之賊。而其要只在耳目口三者。鈐制有法。邪自遠也。時動時靜。正爲得其要耳。

火生於木。禍發必尅。奸生於國。時動必潰。知之修煉。謂之聖人。

火生木中。發之能焚木盡。奸生國中。發之能令國亡。所受恩養之氣。卽是篡劫潰亂之資。其要只在一機字。得機則藉寇糧資盜兵。何所不據其勝。此聖人修煉。所以借形中之火。真烹極煉。爲焚身脫壳之具也。

天地萬物之盜。萬物人之盜。人萬物之盜。三盜旣宜。三才旣安。故曰食其時。百骸理。動其機。萬化安。人知其神。而神不知不神。所以神。

天地人物互相盜。以成化育。以安分位。是名三才。卽如啖食得時。而百骸以充。非其驗乎。啖食時而百骸充。竟亦何神然。乃神也。

日月有數。大小有定。聖功生焉。神明出焉。

偏在日運月化。尋常中生。出聖功神明。乃魏陽火候之旨。

其盜機也。天下莫不見。(顯甚)莫能知(隱甚)

君子得之固窮。小人得之輕命。

君子轉機。所以固窮。小人受機。轉所以輕命。一本固窮。作固窮不必。蓋握固以至窮極而變化自神。若舞機者。輕命一決。則喪失多矣。瞽者善聽。聾者善視。絕利一源。用師十倍。三反晝夜。用師萬倍。

專一之効。返還之功。至於晝夜三返。一不洩漏。自然達化。

心生於物。死於物。機在目。

三要中又剔出要之。要者爲目。目與心幾於無二。是以養生家名曰內視久視。

天之無恩。而大恩生。迅雷烈風。莫不蠢然。

天有風雷之迅烈。何恩於物。然物乘以甦動變化。卽人靜虛專一。何所加於精虛專一。何所加於精神。而及其時至沸湧。則化斯在。

至樂性餘。至靜性廉。

無不足故樂。無所覬故靜。以其時時得天之用。契天之妙。更無雜念耳。天之至私。用之至公。禽之制在氣。

窈然不可窺私也。坦然使人由之公也。物物之相制。不在大小強弱。而在乎氣。如卽口甘帶之類。豈在龐然大形。而後得據勝耶。是以至人治心。在於得機。至人握機。在於得氣。氣能透金石。徹九土。天下之至剛也。

生者死之根。死者生之根。恩生於害。害生於恩。

生死恩害。相爲環轉。不得制之之機。但有汨沒消散而已。

愚人以天地文理聖。我以時物文理哲。

愚人窮極高遠以求聖解。我但就時物文理默默得解。以至神之未嘗神也。

自然之道靜。故天地萬物生。天地之道浸。故陰陽勝。陰陽相推。而變化順矣。自然無爲。故能任有。爲天地似有爲矣。然其道微妙積。漸無凌躡馳驟之遽。故陽或積而勝陰。陰或積而勝陽。相推相蕩。變化順軌。正聖人所觀而執之之機也。安往而不符合哉。

至靜之道。律呂所不能契。爰有奇器。是生萬物八卦。甲子神機。鬼藏陰陽相勝之術。昭昭乎進於象矣。

測氣之微。算數之密。無加於律呂矣。然尙落於形器。止可感召聲氣。而無關生化之妙。乃不知天地間自有一種奇器。能生萬象八卦。六十甲子。神機鬼藏之祕。無不現其中。豈不昭昭乎進於尋常之器哉。是器也。或者以魏伯陽所作金丹神寶當之。蓋伯陽於鉛中取銀。砂中取汞。點就黃金。鑄爲神寶。如鷄子之形。安於鼎內。用水火烹煎。揆卦須爻。周天數足。則室中

自現。山河日月五采流珠。得刀圭許入口。白日生羽翰。冲舉而去信乎。其爲奇器也。顧余以爲此特竊造之奇器耳。人生圓顛方趾。肖象天地。百骸九竅。關閉微密。中涵二氣之精。誠得運行施化之機。而返還用之。其爲奇器。不更妙乎。觀天執天之道。信無餘蘊矣。

竹懶曰。人之所不足。非陽也。陽火也。陰膏也。膏炷具而火。忽滅。風與溫奪之也。然亦陰不足以留之也。膏炷與火俱盡。則陰不足以奉陽也。內經曰。陰精所奉。其人壽。陽精所降。其人殀。降者屈服也。勢處屈服。則日銷月鑠。立見其盡耳。養陰之道。莫過於精飲食。禮曰。食以養陰。損陰莫甚於房中。是故有七八者。人身真氣。三陰三陽。而六因有虧欠。再益以一。而七則生氣充矣。易曰。七日來復。言有施洩者。必至七日來復也。纔復而又犯之。必損。故曰。七損。人當少壯時。或犯而不覺。然無不損也。若復後又踰一日。則

所生足以供其施。故曰八益。人當衰憊後。或不覺其益。然無不益者。損之又損。必至耗竭。益之又益。可以返還。此正黃帝所論。容成玄素之道邪。徒竄爲御女採陰謬極矣。此經不言陽符。而言陰符。亦欲陰之符於陽而無虧也。月魄有盈闕。而晦朔不停。海水有沃焦。而泉源不涸。亦天道也。終女解

演孔圖云。舜蓄也。蔓地蓮花之名。有焰曜意。故目動曰瞬。豈卽詩所云。薤英者耶。堯亦有芻蕘之蕘。蕘草之柔細。堪爲薦藉者。白虎通何必以嶢嶢信信解堯舜字耶。

路史載湘神爲舜二女。宵明燭光非堯二女也。

僧稱支郎不獨支遁。漢末有月氏國。優婆塞支謙。該覽經傳及諸技藝。善諸國語言。細長。墨瘦白眼黃睛。時人語云。支郎眼中黃。形軀雖細。是智囊。蓋遁與謙特有髮無髮之別耳。

劉舍人臨論作文云。清和其心。調暢其氣。煩而卽捨。勿使壅滯。意得則舒。懷以命筆。理伏則投。筆以卷懷。逍遙以針勞。談笑以藥倦。此用暇持滿之說也。天下事皆然。寧止文哉。

瑞香紫白黃三種。紫者香酷。白黃不甚香。人亦不知貴。一日偶步村莊。見籬落間彌生此物。較尋常者稍作蜜色。適廣客在傍。指曰。此紙材也。花時連皮剝之。舂碓入櫃。卽成佳紙。光滑堅韌。亦有香氣。嘗覽稽含南方草木疏載。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蜜香紙三萬幅。帝以萬幅賜當陽侯杜預。寫所撰春秋釋例。豈卽此材所製耶。

蔡邕以絕色絲。不知原爲系包。蓋謂包藏不盡之意於毫末中。以爲相傳之系耳。吳人云無口爲天。有口爲吳。不知吳原從兵。隋文帝惡隨字有走。去之稱隋。不知隋乃裂肉也。不祥莫大焉。古來識字人。卽已難得。

遠公畫有江淮名山圖。何不自寫蓮社貫。休寫羅漢不足數。卽以己像足之。真英雄作用也。

荀子論樂云。瑟易良。琴婦好。歌清盡舞意。天道。夫以婦好當琴。而以易良與瑟。不知何解。歐陽以琵琶箏。不足辱琴。又何見耶。

武夷君幔亭之會。令呂荷香戛國腹。國腹卽琵琶。黃次姑噪悲慄。悲慄卽篳篥。宋小娥運居巢。居巢卽笙羅。妙容揮鉞銚。鉞銚卽銅鈸。

二十五絃爲瑟。二十七絃爲灑。

漢建信侯。婁敬晚得道。能種金。居好時。明月山北其地曰種金坪。金玉天地間至珍之物。皆可種。總是氣化搏掬。出機入機。未能超乎有待也。

梁時鑄四銖半錢。謂之男錢。云佩之卽生男也。又別鑄除其肉郭。謂之公式女錢。徑一寸。錢既有子母。安得無男女。又安得無滋息。若一例奉以爲兄。則

敬生於愛耳。

大業拾遺記云。越女收野繭。纒絲作曜光綾。夢神謂曰。禹穴三千年一開。汝得繭乃江淹文集。中壁魚所化也。文通不過浮華之士。其所著非有精微祕奧。特一種秀異之氣不沒。猶能幻入品彙。如此食神仙字而化爲脈望。又何疑耶。

春秋緯云。酒者乳也。王者施天乳以哺人。訶陵國以柳花爲酒。南昌國有酒山。山泉如酒。飲之甚美。經月不醒。君山左右皆有酒。掘而飲之不死。頓遜國有酒樹。似安石榴。采花汁。停甕中數日成酒。瑤琨去玉門九萬里。有碧草如麥。割之以釀酒。味如醇酎。拘樓國仙漿。取之樹腹中。青田桃核。以水注之。頃刻成酒。西北荒中有玉匱酒。取一尊。一尊復生。高驪有女。海神載酒聘之。女不肯行。海神潑船覆酒。流入曲阿。故傳曲阿有美酒。西王母飲黃帝。以護神養氣金液。

流暉之酒。又有延洪壽光之酒。真陵之山出麩欽棗。食一枚大醉。經年不醒。東方朔以一斛進上。上和諸香作丸。大如芥子。每取一丸入水一石。頃刻成酒。味愈醇耐。謂之麩欽酒。漢武帝有百味酒。名蘭生。隋煬帝有玉薤酒。張華有九醞酒。用胡中指星麥釀之。魏太武以縹碧酒賜崔浩。河東人劉白墮爲桑落酒。別調氛氳。不與他同。蘭馨麝越。自成芳逸。魏賈鏘接河源水釀酒。名崑崙鶴。觴仙人王方平飲。餘杭姥酒。王無功飲太常焦革酒。元人捫馬乳作酒甚珍異。非祭享不得飲。癸亥伏日曝書。同數客坐竹間縱談。因憶葉石林語云。讀書避暑。又得佳酒。人生極快意。欣慕之。遂錄所記諸名酒以代大嚼。書竟竟爲酒人奪去。

吳少君徘徊竹下。一友問曰。先生何所思。曰。我思菖蒲。見修竹作何行禮。良久曰。菖當設拜。修竹坐而受之。一時聞者瞠目以爲怪語。偶閱高士春秋。始知其語。本出王徽之。徽之旣種竹。又以蒲草暎其下。曰蒲。以九節爲貴。而此君

面目聳焉。菖蒲正當再拜。此君亦安得不受之耶。

耳。鷄口牛後。古本乃鷄尸牛後。國策音義曰。尸雞中之主。後牛子也。俗寫誤耳。

山川紀異。孫登嗅水能知病。龍之雨。不能益稼。蓋微妙玄通之士。非獨善嘯而已。

陳良卿性嗜異書。年踰立。卽釋儒服。謝學使者。隱沙水竹樹之間。與吟翁野衲相往還。遇有奇書。隱牒不惜。破產購之。江南故家。遺帙搜抉殆遍。余雖寡陋。亦往往漸其餘潤。一日寄示余月泉吟社一編。乃元吳清翁延詩人謝翺方鳳。吳思齊於家遣使布題。收諸名家詩。三公品評之。置高下賞格。略如校士之制。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。筆五帖。墨五笏。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。筆四帖。墨四笏。第三名公服羅一縑五丈。筆三帖。墨三笏。以後春衫深衣羅筆墨各有

差。月泉名渭。浦江人。而謝方吳三君子皆故。宋遺老月泉爲此。非徒鼓吹風雅。亦隱然自寓。中國士流田野放棄。亦自有位置。不必舐臚酪之鼎。而入其羅網也。以此耗磨雄心。而煦濡慰藉。良非淺者。若良卿當盛明之世。英茂之年。輒自斂藏。恣其探奇索祕。翔泳無羈之性。抑何高也。固知巢許於陵。一線根脈。千古原未嘗斷。

世俗以甘蔗宜小兒。雖痘疹食之無禁。羣醫相爭。一曰性熱。所以發疹。一曰性寒。所以解毒。一曰性溫平。所以無害。及退。余檢方書。則曰甘蔗能節虻蟲。多者減之。少者益之。虻適其中。則兒無病。所以宜兒也。豈在寒熱溫平間哉。羣醫不學漫猜。殊可哂也。

唐制誥必屬能書者。或得自書如顏魯公。旣書請璽印。蓋自足垂遠。宋亦當制者所書。其書半雜行艸。卽不善書。亦灑灑有致。若出歐蘇手。遂成瓌寶矣。

昭代務遵洪武正韻必屬之誥勅房中舍。整粟有餘。風軌絕少。概乎佐史之筆也。

穆廟時。總制司馬王崇古。金書封誥。請璽被糾。不許。余以爲藉令恩許別書。自當力購善書。名家正不必以金泥爲炫也。

揚州蜀岡上禪智寺側有井。味極甘冽。與蜀江通。有老僧洗鉢江中。失之。從井浮出。爲禪智僧所得。置佛前。後數年。老僧過而見之。驚曰。何緣到此。脫衲衣贖去。

睡神名宜懋。吳淵穎先生有竄宜懋文。吳匏庵少勤苦夜讀。作祛勸鬼文。宦者傳入禁中。世皇御筆改鬼作魔。

知山趣者不必命屐。但軒牕中有堆藍抹紫。卽堪注目。得酒神者。何須枕麵。但梨花蕉葉。雜置案頭。時一摩娑。便已心醉。

元末吳有陸叟。富甲江左。沈萬三出其門。爲運籌典計。一日。叟嘆曰。老矣。橫積必釀禍。悉推以與萬三。卜築陳湖之上。爲黃冠以老。

劉景升。初在黨人顧廚俊及之列。又精書法。爲鍾繇之師。居恆列三雅以飲。而招王仲宣爲客。是其爲人本翰墨文苑之英也。史以圖霸不成。汶汶置劉馬袁紹之伍。所謂兩失之者耶。

齊田常專國。選民女七尺以上者爲妾御。生子七十餘人。田成子有子百餘人。漢張倉有子百人。趙王彭祖之七十人。中山靖王子百二十人。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。榮王琬子五十八人。延王玠子三十六人。張耆子四十二人。杜子微一百四十人。馮盎子三十人。宋李仙哲生子男女六十九子。姚弋仲子四十三人。胡蕃子六十人。陵陽子仲子三十人。昭代慶成王子百人。

洛水南兩耕者。爭片石於田間。詣府訟。洗而視之。文曰。大明景泰己亥知

府事虞廷璽。爲我復興此窩。知其爲康節安樂窩址也。爲闢地建祠。相詫爲神奇焉。余於江州親見東林寺僧。覓白蓮根。潛布居民田塍間。不二三年。遍開白蓮。以爲遠公再興之兆。適一巡撫謝姓者經過。詭託靈運見夢。詰其施金千餘以修寺。大都末路人心。種種變幻。安知洛南片石。非新垣平牛腹中帛書耶。

宋潛溪云。濂雖不能造文。性樂之甚。當操觚沉思時。閤扉凝坐。不欲聞步履聲。雖貓犬不使之近。卽近輒拊几大呼。人咸以爲狂易。傳以爲笑。儻章不能就。擊磬遶室中行。或小蒼頭簡髮如捕蝨狀。或摩搔膺腹。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。若一入城市。衆人叢居。又無邃房曲閣可居。筆未書半行。狙伺猿視。大鳴小噪。敗人興趣。寧失萬金之產。乃不怨。苟廢此樂。不如無生。此公讀書小龍門時。辭郡守聘經師語也。公於山中養成大器。然後出輔真主。豈肯輕應人求哉。因是以知柴桑河渚。倘有大遇。必肯翻然出爲伊呂。而孔明不遇先主。亦一龐德。

公耳。

水經隋經籍志。不載撰人。舊唐志乃云郭璞作。新唐志始謂桑欽作。考前漢儒林傳。古文尙書。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。蓋成帝時人也。今以其書考之。濟水過壽張卽前漢壽良縣。光武所更名。又東北過臨濟卽狄縣。安帝所更名。荷水過湖陸卽湖陵縣。章帝所更名。分水過永安卽彘縣。順帝所更名。則其書非成帝時作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。又其書言武侯壘。又云魏興陽安縣。註爲武侯所居。魏分漢中。立魏興郡。又云。江水東逕永安宮南。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。又其言北縣名。多曹氏時置。南縣名。多孫氏時置。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。又云改信都從長樂。則晉太康五年也。又河水北。薄骨律鎮城。註云赫連果城。則後魏所置也。此其書又若晉魏人所爲也。意者欽本成帝時人。實爲此書。而晉郭璞後。魏酈道元作傳註時。咸有所附益之耶。

宋崇寧黥卒魏漢津論樂謂聖主之稟賦。上與天地。陰陽爲一體。聲則爲律。身則爲度。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。實自其身而得之。因請徽宗中指三節三寸。定黃鍾之律。中指之徑圍。又卽據而爲度量權衡。造大晟樂府。頒其樂書於天下。當時惟蔡京是之。又祀黃帝夏禹於樂成廟。而以漢津配食。又何怪乎配王荆公於宣尼之側也。

北荒有七寸之棗。南荒有三尺之梨。東方有三尺之榘。木蘭皮國有五尺之瓜。三寸之麥。暹羅稻粒盈寸。屯羅島之麻。實如蓮的。

立言必貴典雅坦明。卽有奇險。亦遇境而生。非強鑿所就。自然行遠。揚雄法言太玄。至今在傳不傳間。若唐盧殷之文千餘篇。李礎之詩八百篇。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。雜文九百餘篇。皆不傳。以其艱深晦塞。縱有奇。非人情所通好故也。

也。虞卿有左氏撮抄九卷。想卽所謂虞氏春秋者。非別有他著述。若呂覽類

玉桃古記云。昔人捕獵阻雨於石城。見林間有白桃一顆。摘入手如冰。忽又變紅。其熱如湯。採木葉包之。藏於布囊中。下山捫之猶在。及至家。止存木葉。元馮海粟作梅花百絕。調卑意庸。未足稱奇。幻住老衲遽作長律一韻百首以敵之。往往有意外之句。其於風雅。雖非本色。然光怪超忽。譬韎韞帝青。寶世間異寶也。偶隨手摘出之。乾坤一夜開吟骨。風雪滿山來故人。青開椒眼好窺客。黃撚蜂鬚冷笑人。九天靈魄有生意。一殿新粧出內人。漢水弄珠寒照影。松風飄袂夜驚人。饑蜂冒雨身遊絮。病鶴眠苔跡妬塵。釵橫髻亂沾雲影。玉滑酥融却扇塵。銀鑿落中香入酒。玉籠鬆外影隨人。數枝冲淡晚唐句。一種孤高東晉人。鐵面冷於吹劍客。石心深似嗅蘭人。鳳隻鸞孤情抱獨。麝溫屏暖景消。

塵。荒溪獨照山初靜。寒影相持雪亦塵。雪消頓覺雲隨夢。月落難聞笛怨塵。一派珠幢迎羽客。半機冰織駐鮫人。幻住幼業儒。中路棄去從釋。既悟。心宗有籠罩諸方之氣。出語自不寒儉如此。

高峰妙禪師。住天目獅子峰。雲深磴絕。人跡罕至。常日敲甕作鐺。采苦蕒菜和米煮之。用竹枝挑之以充饑。謂之瓔珞粥。至今山中留爲故事。

人言日月星爲三光。然考甘氏星經。又別有日一星。在房之西。氏之東。別有月一星。在昴之南。畢之北。星者百物精氣。豈日月旣爲陰陽大宗。而其精又有旁繫者乎。

霧滄而蟹螯枯。露下而蚊喙折。月虛而魚腦滅。星實而豕膚粟。

師曠禽經。青鳳謂之鶡。赤鳳謂之鶡。白鳳謂之鶡。紫鳳謂之鶡。蓋鳳丹穴鶡又鳳之赤者。故南方取象鶡。火鶡卽鳳也。以配龜龍與虎。非鶡鳥也。

吳俗呼酒壺爲注子。按周禮以注鳴者。註注味也。鳥喙也。音咒。古人用壺以大口瀉。而今加以長喙。如鳥喙然。故名注子。

春之風自下而上。紙鳶因之起。夏之風橫行空中。故樹杪多風聲。秋之風自上而下。木葉以之隕。冬之風著土而行。是以吼地而生寒。

凡置宅。庾庫牢柵備。而軒朗之室闕。如此篤於營貲而陋者也。華榱文棟。堦墻犁然而奧密之室。無一可偃仰。此務外喜俗遊而不知有清適者也。小窗疎檻。花石楚楚。而堂不足以容燕。几庭不足以交履。鳥此幽獨自命。而槁乎無涉于世者也。惟夫堂寢具而不華。高卑構而各適。名山勝地誠未易。卽然前後五十餘步。必有通流。遊目四望。頗見疏林遙渚。有曲閣藏書。以遠蒸濕。有高軒凌虛。以延雲物。近市而不諠囂。濱水而不湫濫。斯通人之所棲。亦以俯俗。亦以超世者也。癸亥秋日。謀居未定。付兒曹。

兵書。韓雲如布。趙雲如牛。楚雲如日。宋雲如車。魯雲如馬。衛雲如犬。周雲如行人。魏雲如鼠。齊雲如絳衣。越雲如龍。蜀雲如困。詩家有春雲白鶴題釋。華嚴經有香雲。華鬘雲。燈雲。樓閣雲。瓔珞雲。玄書有三素雲。九光雲。雲之變態種種。杜子所謂白衣蒼狗。頃刻無定。若分疆界而定擬物形。亦附會之談耳。

虹蜺。蛟螭。字皆從虫。俗呼虹作鱉。鱉從魚。蓋雲心漏日。月脚射雲。則虹特明曜異常。或能吸水。或能吸酒。朱子曰。既能吸水。必有形質。似血氣之屬。

霰淞。卽木介寒陰精潤之氣。薄樹所成者。其狀冰花雪蓋。曾子固霰淞詩云。園林初日淨無風。霰淞花開樹樹同。記得集英深殿裏。舞人齊插玉鬕鬆。婉麗暢逸。王昌齡不是過。而謂曾不能詩何耶。

洋州子午谷。南北正對長安。王莽所開。唐明皇荔支路也。

五臺山。冬夏積雪。山泉凍合。冰珠玉溜。晶瑩逼人。然遇融釋時。亦可勺以

煮茗。其味清極。元遺山詩云。石罅飛泉冰齒牙。一杯龍焙雪生花。車塵馬足長橋水。汲得中冷未要誇。信絕境之未易到也。

溫泉在處有之。其下必有白礬、丹砂、硫黃、三物爲之根。因蒸爲暖流耳。余曾與潤州劉叔熙浴汝州溫泉。其水發田間。沸珠跳沫。居民接之可煖鵝鴨。至浴室發爲大池。余匆而嗅之。而硫黃氣。

步水際也。張勃吳錄有龜步。魚疊步。揚州有瓜步。湘中有靈妃步。金陵有邀笛步。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。

董子曰。壽者醜也。壽有短長。由養有得失。自行可久之道者。其壽醜於久。自行不可久之道者。其壽亦醜於不久。故曰。壽者醜也。

右軍爲巖山老姥書扇。今紹興郡城有題扇橋。戒珠寺。又有躲婆石。謂此姥旣得厚值。數來求書。羲之厭苦。避於此石之後也。又謂越王嘗糞歸。自嫌口

臭。與宮人同食。穢以亂其臭。蠶乃草之可食者。人偶以此名。右軍偶於此書扇。不奈後人紛紛緣飾不已。可發一笑。

禹生石紐村。卽今之石鼓山。其山朝暮二時。有五色霞氣。又有禹採藥亭。在大業山。藥氣觸人不可到。

唐宋時。嘉湖地皆懸流重重。設堰埭。用牛挽船過堰。而徵其稅。置官領之。唐人詩所云。牛屎堆邊識張祐者。以祐曾爲我地東瓜堰官也。

蕭穎士楚蒙山詩云。尙子捐俗氛。季隨躡遐軌。季隨卽周八士之一。別無經見。亦一奇聞也。

茶生爛石者上。砂礫雜者次。程宣子茶夾銘云。石觔山脈鍾異於茶。今天池僅一石壁。其下種茶成畦。陽羨亦耕而殖之。甚則以牛退作肥。豈復有妙種乎。

天啓癸亥七夕後。經月不雨。每日濃雲掩藹。四遠俱沾足。而近郊獨灑。淅不成滴。余戲作盼雨詞云。雲機暫歇。啣梭鳳。曉潑胭脂水痕重。四郊鳩語喚婦忙。髡鵲紛紛。遶簷棟。空車轆轤碾池塘。浙瀝霏微塵不動。鞭龍咒鬼。蜥蜴驚。彩虹挂斷巫陽夢。星娥堅俟隔年期。侍女偷過小仙洞。蓋用梁玉清故事也。織女侍兒。梁玉清爲太白所竊。入小仙洞。四十日不出。帝大怒。並謫。其子休行。雨河北。每至小仙洞。輒止。恥其母淫奔之所也。出錄異記。

漢書。跡射之士。尋跡而射取之也。射聲校尉。尋聲而射取之也。其講於射精矣。

武后新牙更生。百官表賀。李近仁語云。易有四營。金牙爲壽。考之象詩。具六義。玉牙載神仙之謠。還年而輔車不虧。卻老而瓠犀仍出。堅而不脆。聞於導養之書。落而更生。得自靈飛之散。可謂工矣。特以媚女主爲可恨耳。

延州高奴縣出石油。可薰烟爲墨。宋人制墨刻其上云石液。

元朱萬初善製松墨甚妙。又和石鼎清晝香。以貽虞文靖公。蓋香與墨同
一關捩也。

漢郊祀志。祭郊疇宗廟用僞飾女伎。乃裝旦之始。叔孫之陋也。

朱雀鳳也。玄武龜蛇也。龍也。虎也。勾陳亦天上神獸。鹿頭龍身。蓋五方皆
獸也。

空侯箏箏琵琶咸阮。皆絲木相去不及寸。空侯絲木相去遠。每彈則聲自
空出。故曰空篋。其云師延爲空國之侯。所作者曲說耳。

二分二至日。取雨水停貯之。七日後卽水面生物。如雲母狀。東坡嘗傳方
士之言。於冬夏二至後。每日置新缶於空室。溺之。滿十二日取傾之。溺底必有
物。煉之如硃砂。以供服食。人身與天地之氣。躡節數時。皆能得物。乃造化之秘

也。

羅泌曰。日月爲易。反正爲芻。勿者月彩之散者也。散於日下爲易。散於日上爲芻。相對爲明。相對而虧爲昞。所謂朔易。芻者晦也。明者望也。昞者望而食者也。

久血爲燐。積灰生蠅。今人見蠅。溺以置灰中。輒活。以蠅之生。原本灰氣也。永樂年沅州人劉有年。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。今內閣書目不載。

三桓諷魯作三軍。合周禮矣。志乃欲卑公室。曹操諷漢復九州。合禹貢矣。志乃欲廣冀州。而益其地。曲沃。莊伯行夏正。合人統矣。乃欲自立。自古奸雄。未有不借經術以行私者。

京房易占。青雲所覆。其下有賢人隱續。逸民傳。稽康蚤有青雲之志。梁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。白日清明。青雲遼亮。阮籍詩。抗身青雲中。網羅孰能施。李

白詩。所以青雲人。高歌在岩戶。皆言隱者高潔之意。後世乃移以詠入仕登名之士。謬矣。

晉宣帝因石圖以牛繼馬之讖。深忌牛姓者。乃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。帝先飲其佳者。而以鳩酒毒死。其將牛金。迨恭王妃私一小吏牛姓者。生元帝。非牛金也。通鑑失考。誤以加金。遂成千古之枉。

楊龜山云。老子以自然爲宗。謂之不作可也。余謂自古聖人皆不作。作之者必由諸子。如六經皆理所自。有聖人纂述之以垂世耳。作之者必如子思之中庸。孟子之知言養氣。莊子之逍遙齊物。申之法禁。韓之刑名。鬼谷之捭闔。方謂之作。皆獨見獨得。蹶然起念而創爲之者。如樹木從花。實相禪而生。縱千尋之廣。萬緒之多。悉本有生意。暢遂而出。唯大樹枯死。旁蘖別抽。雖樹之生氣。賴是稍延。而元氣浸薄。不得復爲大樹矣。諸子百家。正六經之旁蘖耳。

芡茗卯菱。出管子書。

張伯雨詩云。洞壑藏書盡隱文。蓋言道家祕隱之文也。然道笈中。固有太上隱書。登真隱訣。而漢書藝文志。又自有隱書十八篇。大抵皆歡譎幽隱之語。此又以男女隱曲爲義也。

蜀王楷家藏書數千卷。一一皆出親札。每趨朝。於白藤擔子中寫書。書法尤謹。

孟蜀時。母昭裔。少寒微。與人借文。選不得。憤曰。吾他日貴。當鏤板行之。古之支干。只用書日。不以紀年。

七月十四日。爲秋稷日。劉楨魯都賦曰。素秋二日。天漢指隅。人胥被除。國子嬉。大都積寒之後。有暮春之和煦。積暑之後。有初秋之澄爽。士女乘時出遊。水邊林際。特以稷爲名耳。有花開日。便清明。涼秋有菊。卽重陽。東坡會其旨矣。

鄭康成博學。遶舍生書帶草。孫知微畫大慈寺壁。流彩所至。一院盡生草如錦罽界毬。剗去復生。誰謂才人筆端爲細事耶。

張又新作煎茶水記。又新唐元和元年狀元也。

古樂府神絃曲云。中庭有樹自語。梧桐摧枝布葉。以樹響爲絃。卽松琴竹籟之意。一友擅琵琶阮咸。或爲書神絃閣扁之。則謂絃索入神。非原解矣。

湘中烟色。與他方異。張泌詩云。中流欲暮見湘烟。沈翠微湘中詩云。魚躍浪花翻水面。鴈拖烟練束林腰。朱餘慶詩云。浦迥湘烟暮。林香岳氣香。許渾詩云。湘潭雲盡暮烟出。非暮山也。山大物。非糊天行雨之雲。稍斂卽出。何必雲盡哉。古人用字之妙。斷不易窺也。

寫字之義。不徒執筆揮運而已。蓋有傳寫。模寫。傾寫三義。秦始皇三十六年。每破諸侯寫倣其宮室。作之咸陽。勾踐破吳。范蠡遁去。以黃金寫少伯之形。

而奉之。禮器之漑者不寫。

曹蜎李志。與右軍同時亦能書。南唐王文秉工小篆。自號王逸老。意欲與逸少相抗。皆以其人猥瑣。世不與其書名。東坡門下從遊者。尙有高述。潘岐。以人品平平。不得與黃秦張晁同稱。今人不能自樹。徒知攀附勝流。竟何益耶。

唐僧玄覽。齋壁有張璪畫松。苻載讚之。衛象詩之。覽悉加聖焉。曰無事疥我壁也。他日覽有句云。海闊從魚躍。天空任鳥飛。惟其有天海襟度。故一塵不棲。一法不捨。所謂大地森羅。是沙門一隻眼也。

唐運荔枝。自蜀馳至長安。已數千里。始落妃子手。妃子念祿山。私發明駝。遞至范陽。以授祿山。又數千里。明駝者。駝臥腹不貼地。跣脚漏明。非軍機迅急。不輕發。然荔子出三日。色香味俱變。計入臊胡口中。已成滓矣。

正月二十三日。宋以前名天穿節。相傳女媧氏以是日補天。俗作煎餅置

屋上。謂之補天穿。

古今婦人書。惟渤海高氏。稍存格度。其他卽婉弱不勝。雖以管仲姬。日與魏公薰炙。亦不免此。李漢老曾詠女子寫字句云。雲情散亂未成篇。花骨傾欹終帶軟。亦實語也。偶閱秦淮諸姬。與徐範素君宛若各書題此。

范石湖膠鸞錄云。番禺人作心字香。用素馨茉莉半開者。著淨器中。以沉香薄片。層層相間密封之。日一易。不待花嫣。花過香成。所謂心字香者。用香末縈成心字也。蔣捷詞云。銀字箏調。心字香燒。又元人傳奇。一炷心香。訴願懷者。用此也。

李存勗搽畫粉墨與鏡新磨等。日鬧優場。粗獷之極。豈有清思者。乃其作如夢令詞云。曾宴桃源深洞。一曲舞鸞歌鳳。長記別伊時。和淚出門相送。如夢如夢。殘月落花烟重。抑何婉麗如此。黃幡綽亦是詼譁之雄。未聞嫺於藻翰。兩

手書霓裳羽衣曲。刻石河中府何也。

佛經有記薊之說。薊在佛爲授記。在俗用爲文契合同。薊別也。大書中央破裂之。各執爲據。令人合同之類也。釋流溟滓。未嘗深考耳。

江水中。虫名尤石。此蟲出必惡風雨。然則石郎尤女之說。又非矣。

魚有婢屣奴屨肖形之名。又有婢妾魚。言從大魚出遊。成隊相尾。如侍婢然也。

畫家淺絳色。始於董元。盛於黃子久。謂之吳裝。至文沈遂成專尙。穠豔如金碧。淡韻如白描。潑墨間一爲之耳。

明皇並笛圖。宋黃延皎筆。一僞士得藁本作贗蹟。稱龍眠。又稱錢巽峰。他日又漫曰。此特我意創之耳。蓋不知此種物。吾輩自有底簿也。可笑。

劉宗道畫照盆孩兒。以手指影。影亦相指。形影分明。此等畫法。不傳久矣。

癸亥仲秋。舟汎柳旁白牛涇。訪門人張衷朗。衷朗出一甕。酒學行。酒色
沉沉如純漆。內有黃葉一片。似霜梧所飄。雨凋蟲食。筋膜穿漏。宛如真者。造物
巧幻。若與人鬥奇。不知竟出誰主。因相嘆賞。呼浮至醉而別。

紫桃軒又綴 卷三

禮白嶽紀序

古昔丘壑之趣。大都默領於山澤隱淪。故著述不慨見。以韻語藻績者。自謝康樂始。以紀述雕鏤者。自柳子厚始。而丘壑若爲紳冕所分。詩自詩文自文。各擅其長。不能兼也。趙宋名流。如歐蘇黃米輩。最耽泉石。間有題詠。不足追配前賢。卽范成大。陸務觀。號留心此道。行必有紀。亦汰而不典。國朝賢士大夫。之有勝情者。競登臨作賦爲高。至邇日益甚。如李于鱗。汪伯玉。弇州。奉常兄弟。馮陶兩司成。王太初。袁中郎。黃貞甫。曹能始諸君。大篇小牘。流滿人間。可謂詩文兼擅丘壑。若因紳冕以重。今觀吾家君實儀部禮白嶽紀。而愈出愈奇。往返水陸千餘里。峻嶺洄溪。梵宮羽宅。爲名蹟所留。及悠然會心處。每歷一境。必紀一勝。賦一詩。紀與詩又聯錯不斷。合璧貫珠。一奇也。附以篷籠夜話。凡寥廓內齊。

諧之恠。果報之顯。風土之殊。無所不有。二奇也。所謂紀若詩者。傳神剔髓。秀色撲眉睫。夜話者。飾俗事以雅言。參世情以名理。使覽之者。魄驚心愴。三奇也。豈不自紀游以來。未有之格。未有之詞。爲千古獨步哉。蓋君實性至孝。念尊甫遐齡。棄官歸養者十五年。

特召不赴。且酣淫圖藉。膏盲烟霞。有時興到盤礴。如王右丞詩中畫。畫中詩。愛日祈年。靈夢豫兆。一旦決策果行。葛巾芒屨。豪貴人無從物色。標品迥出塵寰。故紀成而多奇。若此雖一巒。足占九鼎矣。第方負當世望。禪除伊邇。

綸徵旦暮。且至洞天福地。皆在郵程宦轍下。請以白嶽例。隨地紀勝。成字內一異書。倘曰方將擔荷國事。不暇問巖巒筆墨。則先鄴侯朝披一品衣。夜抱九僊骨者。固君實之素志也。奚讓焉。敢弁其端。並爲異時券。長水李衷純。玄白甫題。

禮白嶽紀

余昔連舉子而殤。家君曰。里中禮白嶽者。生子輒育。曷以瓣香遙祝之。果舉兒亨。越四日而鄉書至。則余與薦。蓋今上辛卯秋八月也。余方治公車裝。壬辰春竟第。留都下。家君迺代余禮嶽。自是歲一遣蒼頭潮。奉香惟謹。今歲庚戌夏。家君忽苦脾疾。已而益劇。余方皇皇醫療禱籲間。蒼頭潮者。夜忽驚呼。妻蹴之。則曰。主方遣我禮嶽。迨明。余請於家君曰。白嶽神最靈。兒當躬往祈安。奈湯藥未可委人。其具疏疏悃。令潮先乎。則呼命潮。潮因述夜夢。相與嗟異。嘆余念甫萌。而神已告矣。潮以五月一日行。家君疾漸愈。至九月秋爽。氣體益平復。余迺以八日治行。辰刻登舟。夜泊石門。得選古一。

夙志禮靈嶽。差池胃塵棲。纓組幸已解。樊籠安足羈。皎皎晴昊碧。蒼蒼平

楚低清風引余袂。快舸遵水涯。如彼入雲鶴。矯矯凌晨曦。

九日。由謝村取餘杭道。曲溪淺渚。被水皆菱角。有深淺紅及慘碧三色。舟行匆手可取。而不設塍塹。僻地淳俗。此亦可見。余坐篷底。閱所攜康樂集。遇一秀句。則引一酌。酒渴思解。奴子康素工掠食。偶一命之甚資咀嚼。平生恥爲不義。此其愧心者也。夜泊楊家橋。去縣尙二十里。明晨登陸矣。成一律以應令節。夢結靈峰頂。身爲獨往雲。高流溯欲盡。仄嶺望初分。笑與鷗鳧別。行隨麋鹿羣。龍山塵土事。拂鬢亦埃氛。

十日。從餘杭埠口覓筍輿。衝烟而發。一詩云。

刺船蒲葦中。寤寐念登陸。舟人夙戒旦。稚子催櫂沐。軟輿輕可御。結束稱野服。微雨時浙瀝。霏霽候纖旭。霜葉綴亂紅。寒溪澹澄綠。峰啣靄靄雲。石壓離襪竹。每當賞心處。矯首送遙目。

三十里至青山坡。石皆沉紫色。老苔漬之。極其古秀。畫家所未能狀也。又十里至五柳。又十里至馬溪橋。溪流得雨。灑灑有聲。橋左一大士廟。老僧進杯茗。

五里至臨安西市汪舖。饋食皆淡味。古云山中無鹽豉。故壽其然耶。

十一日。五里至青溪渡。溪多馬卵石。一路多水碓。泉流甚壯。又五里至錢王舖。又十里至化龍舖。十里至橫塘。又十里至藻溪。時雨初霽。雲氣亂如奔馬。四山多畫眉聲。一絕云。

春閨爲爾點粧濃。幾向花前弄曉風。今日空山烟翠裏。數聲猶似出雕籠。三里至瓶窰河口。溪聲灑灑。跨溪建一觀音閣。老僧煎茗施行者。土人趙老角巾褐衣來迎客。云閣本其所建。生二子。一掾史。一諸生。生平步履不越溪上。日聽水聲看山色而已。談吐頗有味。馬少游輩人也。

七里至戴石。十里至鎮郭。有萬壽寺。樹木頗陰森。而像設荒落。五里至方園鋪。十里至太陽鋪。盡日行兩山合沓間。一峰吐雲。一峰送日。夾路野松。雨蒸日炎。香氣撲人。衣袖爲沾漬者。撚之皆有龍麝氣。一絕云。

松頭雲破日穿懷。松下雲濃撥未開。松雨濕時松日晾。賺他香蘚上衣來。
十二日雨。十里至廬嶺。十里至昌化縣。縣在萬山中。無城儒學。倚一峰下面對稠林森秀之極。十里至白石橋。十里至手挖巡司。十里至朱柳。有睢陽雙節廟。十里遶溪。行六七里。四面峰巒迴合。疑無徑路。踰一小嶺。又三里至結口。宿焉。是日雨不止。衣袍沾濕。僕夫頗疲頓。余於輿上領略雲山滄濛之狀。沉綠深黛中。時露薄赭。倏斂倏開。非襄陽米老。斷不能與造化傳神。乃知此老。高自標置。固非浪語。向余不知畫法。不爲此行在萬山中。適值澍雨。亦何由證入哉。憶余從餘杭渡口。晴色可芻。止西望有晦昧之意。今乃知余來時正山靈醞雨。

之候也。余實步步入雨境耳。一絕云。

蘼蕪渡口一登台。一抹青煙炯未開。不是山行偏遇雨。却緣身入雨中來。
十三日。大晴。自頰口起行。五里至高路。五里至橫溪橋。十里至嶺脚。過車盤嶺。五里至順溪。五里至楊家塘。五里至昱嶺關。五里至新橋鋪。上老竹嶺。嶺當兩山迴合處。嶺以東。水皆流入太湖。嶺以西。水皆流入浙江。山勢兩背相抵。曲澗蛇行其間。萬杉森森。四望疑無出竇。而竹嶺稍通一線。亦半假人力鑿治。真一夫當關之勝也。氣候新晴。愈覺澄朗。諸峰曉色。澄翠掩藍。日光射之。遠者如半空朱旗。近者如塗金錯繡。丹楓蒼檜。點綴其間。萬壑屯雲。千流漱玉。到此又思李昭道父子畫法。不爲虛設。大小米如中書堂淡瀋判押。挈其總領而已。早成一詩。

雨中涉崎嶇。行旅蚤休息。店舍炊烟昏。樹杪猶滴瀝。寒衾卷如蝟。四壁轟

鼻息。霜鷄喔喔鳴。起坐窺牕白。旭日雖未見。澄徹已殊昔。登輿俄頃間。衆山呈曉色。朱旗曳天半。塗金繪峭壁。的爍攢遙林。噴雪泉流急。煙靄互起滅。崗隴相出沒。平生看山眼。裂眦瞪雙碧。恨不攜素友。來此快奇臆。山有草花。紅媚可人。葉如牡丹。而小土人名之秋海棠。我地秋海棠生牆陰濕地。花如荳蔻。葉如莧。乃斷腸草。非此種也。今因改名秋牡丹以配之。且令僮輩攜其種回。不知肯滋殖否。漫爲賦一律。

粉薄香殘夢未空。暗隨蝴蝶上秋叢。空山暮雨消魂處。曲澗春流照影中。金谷豈煩橫笛怨。玉樓不用捲簾逢。自從姚魏爭妍後。羞說班姬臉頰紅。度老竹嶺西脚鮑店。酒頗醇美。十里至王千巡司。廣葉嶺鍾嶺黃土嶺。所謂三千三嶺也。一過老竹。卽爲歛地。山形非不雄壯。而勢稍散闊。土人工殖利。山下開塘蓄魚。慮人竊取。則作磚牆圍之。每畝數十百步。以雜樹與栢子。利薄。

多改植種子。砑油轉售。故無紅葉點綴。鑿石煨灰。多作窰穴。白堊淋漓可厭。蓋陶白猗卓之策行。則孫綽謝眺盧浩然之趣。不免減損。物之不能兩大。固其理歟。

又十里至杞梓里宿。

十四日。三里至徐塢。七里至蘇村。五里至斜干。有槐源大石橋。五里至蛇坑。五里至賜麟橋。五里至山後舖。五里至鄭坑。五里至七賢橋。土人云。昔有七賢者。作七井七灶。爲糜以食餓者。又共作此橋利濟。詰其姓名則不知爲何。拂碑。碑泐不可讀。

一里至方村。一里至北岸。一里至大佛舖。吳氏住處。喬木陰森。俗傳半夜夫妻八百丁者。有衍慶橋。蜻蜓灣。四里至蔡塢口。六里至章祁舖。有越汪公祠。詰土人。不知公爲何人。余按唐杜伏威部將王雄誕。傳稱歛守汪華。在郡稱王。

已十年。雄誕攻降之。至今歎人汪王。其卽華耶。抑其子孫耶。五里至郎源口。

又五里至稠木嶺。二里至七里廟。有八相公祠。二里至新安第一關。六里至城。繞城行一里至河西橋。橋有十七洞。下俯大溪。雄跨勝吳江垂虹也。余以山人裝竹兜潛行。不敢過諸豪貴。交人亦無從物色。余蚤息旅館無事。作山中十三聲詩。亦經行所感也。

伏流聲

煙莽結未開。伏流吐幽激。行行難置此。拂拭莓苔石。

溪吼聲

山中雨初足。蒼峽飛玉龍。奔來雪色獅。震地作雄風。

葉上雨聲

春蠶行箔上。戰蟻酣枯穴。回風拂林端。番作幽蟬咽。

水碓聲

石田鳥自耘。空山誰相杵。雨晴秋黍繁。驀地驚野耳。

山果落聲

平原獵火餘。霜林寒月曉。誰拋金彈丸。撲落驚弓鳥。

驢鐸聲

尾概不浪施。項鐸自有節。寄語鳴王子。步驟安可越。

叱牛聲

鑿鍾入未深。牛步亂阡陌。農夫嚇斯怒。山鬼亦動魄。

牧笛聲

革背暖可眠。霜蘆秋可捲。嗚嗚遠近聲。不知山幾轉。

樵斧聲

煙逕細欲絕。磨崖耀霜斧。根株未易刪。啄木知余苦。
鑿石聲

白雲根未斷。白雪未可就。欲施女媧術。先試五丁手。

溪女笑聲

我來禮玄祖。玄律安可犯。溪女烏一羣。喧寂任聚散。

僧磬聲

臨崖嵌佛屋。乞錢作香火。一槌涼膽銅。慳囊亦須破。

鵝鴨唼聲

回塘荇藻亂。楓槲棹紅掌。颯颯山雨來。一片寒蕪響。

十五日。十里至岩市鎮。街衢縱橫。車轂湊擊。聚落之雄勝者。以禮岳故。不敢遲徊流覽。入一小肆。中午。飧。几案楚楚。薰爐硯屏。若蘇人位置。壁有文太史

畫一幀。題句云。秋色點霜催木葉。清流照影落扶疎。高人自愛扁舟穩。閒弄長竿不釣魚。長洲文壁。

十里至楊村。十里高橋。十里萬安橋。十里休寧縣。縣治壯麗。江南北所未見。冒雨行四十里。至巖脚。沐浴更衣。躡級而上。日已崦嵫矣。至天門。有青童二人。執炬導余歸黃庭院。

晚躡煙巒謁帝穹。上方仙侶已鳴鐘。峇嶢雲闕千峰裏。峻峭天梯一線通。步步漸窺猿鳥窟。行行時逐鹿麋蹤。到來燈火玄關近。導引先煩雙玉童。院主陳建宇吳立齋。具精蔬款余。羽流俱能酒。酣肆雄快。絕無城市跼蹐卑趨之態。恨無展陸妙手。作醉道士圖貽之耳。

十六日。五鼓起盥櫛。同羽流鼓吹詣拜表台。上章。天風獵獵。清寒砭人骨。如置余九霄鬱羅之府。塵海浩浩。俱出履帶下也。表云。

伏以

青靄澄凝。儼蕭羅之森列。

赤霄朗鑒。燭蠕動以必臨。虹蜺生紆結之懷。豺獮展吾將之悃。是以幔亭仙醞。沾灑及於曾孫。洞野雲音。集合迎乎真宰。一誠桴答。萬應谷傳。恭維

北極玄天上帝

履坎居壬。

面離鎮丙。產混元開閣之先。處象緯昭回之右。玄旗阜燾。披拂運其風霆。紫戟蒼圭。喜怒神其雷雨。龜蛇纏結。鎮奠天維。貔虎侍軒。肅清魔界。巴國有立蛻之金骸。楚嶺標煉真之石室。

相玉虛領雄帥。捧琅函祕笈。千古若新。

祐真主伸國威。仰寶籙鴻章。萬方如一。桑叢櫟社。飄搖曳真武之旌。水曲沙坳。

煥赫戴虛危之宿。矧茲

峻岳。夙奉

神棲。黃山接其糾盤。黝水環其襟帶。天門孤迥。雕鏤揮入極之斤。輦路透迤。合沓來九霄之駕。三姑躡鬢以呈姿。雲生衣袂。五老差肩而延望。雪滿鬚眉。左鏗鐘右轟鼓。響傳寂寞之音。前插劍後展旂。威落妖邪之膽。珠簾捲。雨滴殘。石磴苔花。玉几憑霞。映徹香爐煙靄。幽奇詭異。清峻高寒。誠欲界之頂居。真靈之下宅也。故夫迢迢春澗。帆幃溯吼雪之濤。屹屹天階。步履上躡星之石。東連抗越。北奄荆淮。懺過者目泓泉爲洗罪之池。乞靈者盼喬柯作迎祥之幟。

瑤霏玉旭。入望則千里決眎。

道烝真風。皈誠則萬夫泥首。(日華)童年意地。神馬驟於寸衷。壯歲名場。命駕稽於四騫。頃因父疾。乍感河魚。遙控

靈休先馳銀鹿。杲蒙不藥之愈。益驚維響之徵。躬燎辦香。用于鈞造。伏祈

高巖舒電。照徹幽微。

複嶺屯雲。潤先傾渴。憫蚍蜉之登附。惜烏烏之勤劬。

綠字金題。特注長生之籍。

丹丸玉液。或傳卻老之方。則赫赫明明。繁祉信其可邀。而款款殷殷。片忱庶乎不昧矣。(日華)齋沐悚惶。謹拜

表以

聞。

歸院午飧罷。羽流乞書扇者焚集。漫占語應之。不復計其工拙。

贈陳煉師建宇

雲峰深處養真靈。禮斗壇高劍氣清。風落藤花秋簟冷。自挑松火誦黃庭。
贈吳煉師立齋

鶴髮松髯避世翁。青山周匝樹重重。閒來五老峰前立。雲外應呼六老峰。
贈洞雲羽客

石徑莓苔路不分。屋東流水屋西聞。洞中日月常如許。手折松枝掃白雲。
五老峰與香爐相對。恍覩匡廬面目

一別匡君十五年。香爐煙斷五峰前。今朝拱手重逢處。却在雲巖古洞天。
天門

昔年巨靈手。擘畫窮雕鏤。周遮紫玉屏。層疊黃金樓。赭霞倏合沓。翠靄俄
盤糾。洪濛鎖真氣。丹符祕靈丘。忽開拯世梯。廠此通玄幽。何煩衛赤豹。倘
可逢青牛。鬼兵儼森峙。雄帥如環周。山君與瀆伯。錯趾鏘鳴球。古楠蔽其

前。枝覆三千洲。老苔漬其上。班駁如麝臙。啓竇雲出納。下捷星遲留。煌煌拱霄帝。穆穆垂宸旒。緬余塵土質。夙願遂此遊。仰睇三太息。俯躬九偃僂。弩力楊許業。或可參神謀。登遐必自邇。慷慨無慚羞。帝真有琅檢。關籥從此抽。

珍珠簾

彷彿璇霄隔珮環。冰花瓊蓋細珊珊。海綃夜納鮫人貢。山翠春圍侍衛寒。初月作鈎垂不上。輕烟拂幕捲應難。莫教遮盡紅雲影。小兆通誠謁帝顏。飛雨樓

高寒九霄上。沾灑仰天杓。滴瀝冰珠碎。紛披花蓋飄。蒸來非楚峽。忽斷豈虹橋。試問憑欄者。河源應未遙。

三姑峰

燦者巖阿立。應知非望夫。偃肩雲驥鬃。攜手雪生膚。珮環幽澗響。襟袖野
花鋪。想像金臺上。滄桑信有無。

鐘峰

玉宸左個矗雲峰。彷彿霜槌下碧空。莫道山中無應和。懸崖飛瀑濺高松。
鼓峰

仙侶齁齁睡正酣。誰鳴天鼓撼玄關。鈞天奏徹霓裳拍。百丈靈鼉樹此間。
捨身崖

險絕如何肯放身。懸崖撒手竟何人。王陽峻坂猶迴馭。碌碌垂堂戒未真。
持所攜椰瓢。勺洞天福地中一滴泉。

月氏醉鬪髓。千古醒不徹。來此挹山泉。蕩滌寒潭潔。雄風鎮強魄。妙氣通
靈穴。仙俠豈異途。間出俱英傑。滄泓與波險。一滴性中攝。

天門外石室中。遇張躡躡一百二三十歲人。

曾聞不死藥。今見不死人。眸子帝青寶。口頰桃花春。短髮披雪毳。破衣結懸鶉。真氣薰四坐。顧盼燁有神。自言肅皇帝。醮籙祈玉宸。余時臥馬槽。積雪環其身。三旬不轉動。氣出如炊蒸。馬卒呵使起。怡愉方欠伸。駭視傾都邑。讚嘆集冠紳。朝官百餘輩。秉笏拜下塵。肅皇鑄鼎就。愬遺山林臣。兀兀六十載。閱世如碁枰。松勛絡堅石。瑩珀固飛蠅。不有後天老。那有先天生。嗤嗤流俗徒。難可與具陳。

十七日蚤下山。改從溪路取嚴州道。

禮玄已罷辰叩辭。羽人勺我黃瓊卮。山翁溪行亦不遲。輕簾急流乘下澌。快如騁駿登雲輜。日長溪靜閒敲詩。千巖萬壑爭奔馳。平生琢句窮微思。新妙秀出芙蓉枝。溪山窟中撚吟髭。吟成字字無泥滓。山童與我相攜持。

竟能感口呼鷓鷯。

溪行竹枝詞六首

覓得船來號浪梭。縠紋鴛鴦儘平鋪。詩才到此應華秀。莫道澄江淨練無。
噴雪成花逐水流。輕於柳絮轉於毬。朝來峽壯灘聲急。片片浮來滯釣鈎。
出沒溪山小。蛋鄉兒童羣浴弄滄浪。戲將卵石安叢葦。賺得哺雛老禿鷄。
五百溪程十日回。郎行婦送小塘隈。翠青箬裏鴛鴦鮮。換得淳安白酒來。
溪窄灣灣點鷺鷥。溪寬一片野鷗鷺。高人釣手雲山外。可道虛垂百尺絲。
百丈爭牽上瀨船。一頭載米一頭鹽。石兒自割青山賣。鑿地鑽空要趁錢。
十八日至休寧。過落日臺。
突兀當斜照。憑臨帆影間。點波雙鳥白。弄水一漁閒。井邑雄蕃服。衣冠慕
古賢。秋來矜物色。流詠足新篇。

乘月行五十里至屯溪。

漱玉溪流正發醅。孤槎直向斗邊迴。銀河瀉處青山斷。已在屯峰聚蟻堆。
十八日。易船行四十里至辰山渡。二十五里至箬團山。山多翠箬。十九日。
行十里至綿溪。有汪五峰墓。

經汪五峰住處

狼土汗瀦已百年。草萊寒雨帶蛟涎。當時橫海蚩蚩衆。猶結青燐上故原。
羅漢洞

應真物外人。超劫能造劫。聚沫成山河。遺灰洞前業。坐此岩竇中。湛然無
起滅。誰爲宣妙義。蘿烟與松月。

獅象石方臘祖塋

獅撓頭。象截鼻。當年豺虎羣。雷雨供嘯叱。獠牙不可摩。鈺爪如劍戟。縱橫

水窟中。思搏鳳凰翼。玉京帝主紅雲中。宮殿虛無霄漢隔。良岳高高磨斗極。九真安妃新受冊。王韶覆熙河童貫。啓金狄封椿久作。犬羊餌禁旅。桓桓竟何益。收拾聊憑水滸雄。五國荒寒歸未得。獅撓頭。象截鼻。奇形詭狀。應不識。何不運入花石綱。免使精靈夜深泣。

二十日晚。至黃館驛。易徽客汪姓者船。夜行五十里。

廿一日。至七里瀧。過巖先生釣臺。

無數雲峰綠刺天。洞江一線碧於烟。夜來伸脚蘆花底。絕勝餉酣帝腹邊。五十里至桐廬。五十里至新店。

經方干故居

越國佳山水。名賢昔考槃。鷗翻江影碧。石帶蘚紋斑。夜久月千里。雨晴雲一灘。孤亭蕭灑處。儘可着漁竿。

四十里至富陽。連日大東北風。水勢旣闊。行灣曲中。霧氣茫茫。浩如泛海。二十二日。辰起。霧未解。風勢未定。余從富陽起陸。覓官輿一乘。驛騎四疋以行。沿山度嶺。七十里至六和塔。一望煙江無際。余向所棄舟。竟不知何處。始信置足實地之爲快也。

又十里至出山埠。覓西湖撐船。至昭慶雲山房宿焉。舟中遇同載一僧。從雲栖來。號慧文。頗知詩。因言雲棲巖下有一穴。僅容一人側臥。有一僧處之。上則草木蕭蕭。下則澗泉瀟灑。僧寒暑不出。慧文作詩贈之曰。岩上草蕭蕭。岩下水瀟灑。中有上皇人。側身臥其間。癡憨似布袋。撒顛類寒山。乞食尙無瓢。世故豈相關。自言無體面。要求方寸閒。其風可想矣。

二十三日。從松毛場覓舟。得湖客舫。子夜行泊石門。

二十四日。抵家晡矣。

篷櫳夜話

余游白嶽。從餘杭津頭。覓四力令踐更舁輿。余坐睡輿中。聞其相語頗厭。已忽聞一二語有異。不覺叩之。則纒纒陳說。大都猥雜。中不無新余聽者。舟回至屯溪。有王老者受僱。年七十餘矣。駕雙槳撥棹。終日搬搬不休。沿流指點陳蹟。好稱說往事。既抵巖灘。易賈人鯨鯨。有四賈人雄談自恣。往往雜排調連。三日夕。余跼踖篷櫳中。聽雨無事。撫其可悅與一路異聞。削櫳投囊中。

鞞村主人。其先窖藏穀十餘屋。傳其子。一日發之。悉化爲錢。又復禁閉。迨其孫。錢相相飛出。一一貼壁。拂之不下。俄化爲字。令儒者辨之。一一都是好文。鄉里閨稱鞞村家有文章。就視窮詰。皆錢穀轉轉幻化。異哉。

柳疇小逆旅。余因月黑漫投之。先有赭頰長髯幅巾據案者。旁二客佐飲。雄談大劇。無復顧忌。縷數天下津要。百貨所殖。疊疊若覩。已臧否京輦百司。又非刺時宰。每一激烈。輒一拍案。相與引滿鯨吸。既醉慢罵。呼主人曰。我鷄鳴時當出。小有營行李寄樓。毋令人所窺。主人唯唯惟謹。余念必江湖大俠。一夜快其談吐。迨曉登樓無所有。惟血剝狼鼠皮一竿倚柱而已。

夜投屯溪胡氏酒館。館人醉歸。踉蹌與余接語。又引余袖令視其二女。二女匿笑帷中不肯出。時於燈後閃露。偶一瞥眼皆殊色也。女又摘琵琶絃。唱蔡郎詞。斷續窈窕。余襍被不能寐。知其欲爲眩亂。乃詭呼店嫗寄行橐。久之。檢視橐中。悉布衲草屨。始寂然不復弄姿。越二日。上賈人船。有操舟健兒與余僕語。宛轉詰之。卽其二壻也。往來溪中如織。歲一二省家。不能信宿留也。

老竹嶺溪水。皆南流入錢塘江。溪深迅不可測。中多礁石。相傳劉伯溫嘗

金在石下。誠意伯每數十年一遣人來取。土人妄意鑿之。終不可得。

沿溪行數里。有冷水亭。云洞竇插劍石間。旣拔去。泉一股迸出。至今暑月濟渴奇冷。

休邑有智尼。擁高貲。與貴室往還。深垣密扃。雖白晝莫能窺也。曾一罹暴客。隣人集炬捍之。旣散。尼割一書冊給衆。令明旦相質取酬金。自是每歲一二發。率割質如故。一少尼廉其非盜。實隣者僞張以取酬。因欲相訐。尼曰不可。吾歲捐所餘。以豢若曹。令遠近知盜終不勝捍。猶樹兵意也。訐之。是自撤備而樹怨。吾不復安枕矣。

新安市有橐鳩和尚。行負一橐。遇空闊處。跌坐良久。啓橐。鳩冲出。飛遶一匝。師舉橐。鳩卽投入。有人問曰。爲是師識鳩歸。爲是鳩知師意。師曰。總不與麼。乃是汝心自爲湊。逗曰。有時橐舉鳩不至。鳩至橐不舉。如何。曰。恁汝卜度。畢竟

意旨如何。師踢翻橐縱。不知所往。

玄隱老人善黃冶變化之術。兼知禽遁入門。太乙星紀靈飛秘要。咸通其微。因改而煉墨。墨成經萬杵。僅一螺具諸神。用研水得瀋。吮吸入喉。痼疾悉愈。以作符籙。百鬼震懼。書疏干求。靡不遂意。婚帖諧合。訟牒據勝。含而喫之。雨霧風霰。一如所指。老人寶愛不盡。以遺子孫。相傳有好道者。用以書性命二字。懸靜室中。自然證真。獲果超升雲天。後其子懷墨施用種種。竟忘書性命字。以卒。

羽人陳玄卿爲余言。黃山入二三十里。當盤互處。陰晴開斂。倏忽無度。雲漏月明。則循蹊覓綫而行。靄溱嵐深。則旋面易向而去。處處索津。時時問路。及其既出。劃然天地。真如從胚臍中來也。

黃山澗中生班魚如蠅蛭。而無足。善含水登木。隱樹杪叢葉中。仰口水汪汪然。渴鳥過而飲之。輒箝拿曳而入水。恣其嚙嚼小虫。設機陷物。隱慘乃爾。可

畏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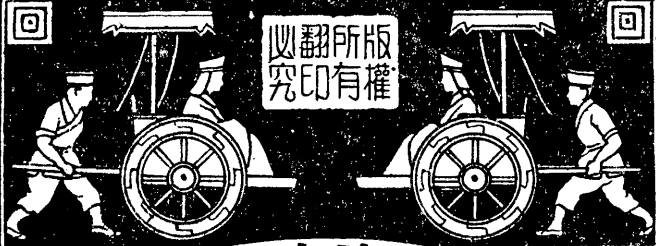
黃山多猿猱。春夏採雜花果於石窪中。醞釀成酒。香氣溢發。聞數百步。野樵深入者。或得偷飲之不可多。多卽減酒痕。覺之。衆猱伺得人。必黽死之。

歛人工製腐塏。皆紫石細稜。一具直二三金。蓋硯材也。菽受磨絕膩滑無滓。煮食不用鹽豉。有自然之甘。箬山一老王姓。以砂鍋炕腐成片鬻之。味獨勝。相傳許文懿公在中書。遇不得意。輒投其筆曰。人生幾何時。乃舍吾鄉炕腐而食煤火肉耶。人因目此爲許閣老腐。今彼地豪者。以大盞滄腐而雜珍錯。其中有一盞費至千錢者。是直以腐爲名耳。非許公所好也。

黟縣人喜於夏秋間醃腐。令變色生毛。隨拭去之。俟稍乾。投沸油中灼過。如製鐵法。漉出。以他物芼烹之。云有海中鱖魚之味。羽流衲子。競以此解茹淡之饒。卽貴倨亦多嗜之者。然余曾一染指。直臭腐耳。未覩其神奇也。

五代時汪華。僭有此土。與其妻巡行山川。堵築險要。以修四塞之固。出入張一真珠涼傘。爲美觀。一日天驟風。掣傘入雲表。良久墮下。珠悉迸落草間。因生草綴珠。名真珠傘云。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

國學珍本文庫

國學珍本文庫

第一集 第十六種

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廿八日初版

紫桃軒雜綴全二冊

分售：定價大洋六元

著作者 李日華

校訂者 虞山沈亞公

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

發行者 中央書店

分售處 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

中央書店總店

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

014544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6 0407B

